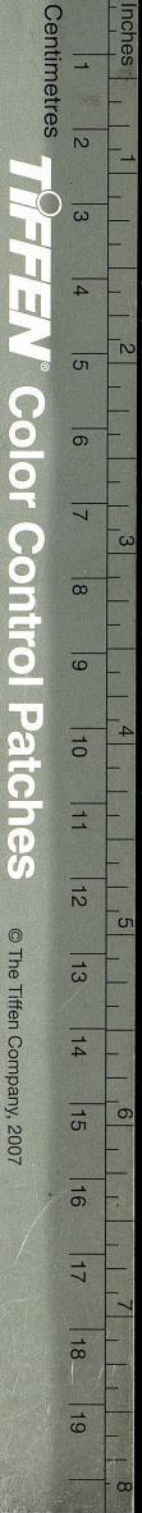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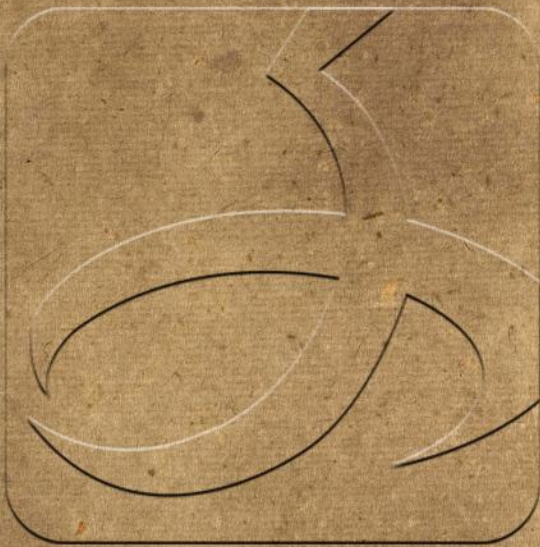


44199  
4437  
16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市以集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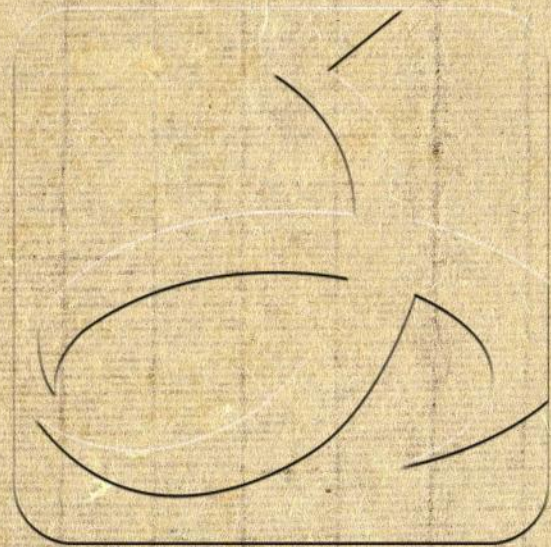
銘

却鼠刀銘

野人有刀不愛遺余長不滿尺劍鉞之餘文如連環上下相繆錯  
 之則見或漫如無昔所從得戒以自隨畜之無害暴鼠是除有穴  
 于垣侵堂及室跳床撼幕終夕窸窣叱訶不去啖齧棗栗掀盃祗  
 歪去不遺粒不擇道路仰行躡壁家為兩門窘則旁出輕趨捷猾  
 忽不可執吾刀入門是去無跡又有甚者聚為怪妖晝出羣鬪相  
 視睢盱舞于端門與主雜居猫見不噬又乳于家狃于永氏謂世



軾東坡氏著





皆然亟磨吾刀槃水致前炊未及熟肅然無蹤物豈有是以爲不  
誠試之彌旬凜然以驚天猶鷲禽晝巡夜伺拳腰弭耳目不及顧  
鬚搖乎穴走走赴如霧碎首屠腸終不能去是獨何爲宛然尺刀匣  
而不用無有爪牙彼孰爲畏相率以逃嗚呼嗟夫吾苟有之不言  
而論是亦何勞

玉堂硯銘并序

文同與可將赴陵州孫洙巨源以玉堂大硯贈之與可屬蘇軾子  
瞻爲之銘曰

坡隨彌漫天濶海淺巨源之硯淋漓蕩滌神發鬼出與可之筆燼  
南山之松爲煤無餘涸陵陽之水維以濡之硯大如四博許而陵  
州在高山上至難得  
水故以戲之

鼎硯銘

鼎無耳槃有趾鑑幽無見几不倚賜蟲隕弄喪厥喙羽淵之化帝  
祝尾不周僨裂東南北黜然而深維水委誰乎爲此昔未始戲各  
其弊加幻詭

王平甫硯銘

玉德金聲而寓於斯中和所熏不水而滋正直所冰不寒而漸平  
甫之硯而軾銘之



鄧公硯銘 并叙

王鞏魏國文正公之孫也得其外祖張鄧公之硯求銘於軾銘曰  
鄧公之硯魏公之孫允也其物展也其人思我魏公文而厚思我  
鄧公德而壽 三復吾銘以究令名

端硯銘

千夫挽縲百夫運斤篝火下繼以出斯珍一噓而泫歲久愈新誰  
其似之我懷斯人

孔毅甫龍尾硯銘

澁不留筆滑不拒墨瓜膚而毅理金聲而玉德厚而堅足以閱人  
於古今朴而重不能隨人以南北

孔毅甫鳳唼石硯銘

昔余得之鳳凰山下龍焙之間今君得之劔浦之上黯黯之灘如  
樂之和如金之堅如玉之有潤如舌之有泉此其大凡也為然為  
不然然也雖胡越同名猶可不然徒與此石谿而產何異於九鵬  
而一鷗

鳳唼硯銘 并序

北苑龍焙山如翔鳳下飲之狀當其唼有石蒼黑緻如玉熙寧中  
太原王願以為硯余名之曰鳳唼然其產不富或以黯黯灘石為



東坡集卷十九  
之狀酷類而多拒墨時方為易傳銘曰

陶土塗鑿山石元氣靈賴之賦涵清泉闕重谷聲如銅色如鐵性滑堅善凝墨棄不取長太息招伏羲揖西伯發秘藏與有力非相待為誰出

鳳唵硯銘

帝規武夷作茶園山為孤鳳翔且嗅下集芝田啄瓊玖玉乳金沙發靈竇殘璋斷壁澤而黝治為書硯美無有至珍驚世初

莫售黑眉黃眼爭妍陋蘇子一見名鳳唵坐令龍尾羞牛後

米黻石鍾山硯銘

有盜不禦探竒發瑰攘於彭蠡斷鍾取追有米楚狂惟盜之隱因山作研其詞如質

黼硯銘 并序

龍尾黼硯章聖皇帝所嘗御也乾興并選以賜外戚劉氏而永年以遺其舅王齊愈臣賦得之以遺臣宗孟且銘之曰

黼歛之珍匪斯石也黼形而穀理全聲而玉色也雲蒸露湛祥符之澤也二臣更寶之見者必作也

丹石硯銘 并序

唐林父遺予丹石硯粲然如芙蓉之出水殺墨而宜筆畫視之美



唐氏譜天下視而獨不知茲石之所出余蓋知之銘曰

彤池紫淵出日所浴蒸爲赤霓以貫錫谷是生斯珍非石非玉因材制用璧水環復耕予中洲執我元粟投種則穫不炊而熟

王仲儀硯銘

汲鄭蚤聞頗牧晚用諫草風生羽檄雷動人亡器存質小任重施易何常明哲所共

端硯石銘

并引

蘇堅伯固之子庠字養直妙齡而有異才贈以端硯且銘之曰我友三益取溪之石寒松爲煤孤竹爲筆蓬麻效紙仰泉致滴斬

几信鉤以全吾直

端硯銘

與墨爲八玉靈之食與水爲出陰鑑之液懿矣茲石君子之側匪以玩物維以觀德

黃魯直銅雀硯銘

漳濱之埴陶氏我厄受成不化以與真隔人亡臺廢得反天宅遇發卽隴復爲麟獲纍然黃子玄豈尙自天寶命我使與其蹟

程公密子石硯銘

并引

公密躬自採石崑下獲黃卵剖之得紫硯銘曰孰形無情石亦卵



生黃胞白絡孕此黝頰已器不死可候雨晴天界夫子瑞其家庭  
龍尾石月硯銘

萋萋兮霧縠石宛宛兮黑白月其受水也哉生明而運墨也旁死  
魄忽元雲之灑灑觀玉兔之沐浴集幽光於臺端散妙迹於簡冊  
照千古其如在耿此月之不沒

邁硯銘 邁往德興書以  
一硯以此銘之

以此進道常若渴以此求進常若驚以此治財常思予以此書獄  
常思生

迨硯銘

有畫石無已求生陰壑闕重湫得之艱豈輕投旌苦學昇長頭

卯硯銘

東坡硯龍尾石開鵠卵見蒼壁與居士同出入更嶮夷無燥濕今  
何者獨先逸從參寥老空寂

唐陸魯望硯銘

噫先生隱唐餘甘杞菊老樵漁是器寶實相予為散人出叢書

周文炳瓢硯銘

以汝為硯罌肖而瓢質以汝為瓢硯剖而腹實飲西江之水吾以  
汝礪齒懸河之辯其以爾借而不即不離孰曰非道人之應器



王定國硯銘二首

石出西山之西北山之北戎以發劍今以試墨劍止一夫敵墨以萬世則吾以是知天下之木皆河納諸聖賢之域

二

月之從星時則風雨汪洋翰墨將此是似黑雲浮空謾不見天風起雲移星月凜然

魯直所惠洮河石硯銘

洗之礪發金鐵琢而泓堅密澤郡洮岷至中國棄予劍參筆墨歲丙寅斗南北歸予者黃魯直

以人王頗有自然端硯硯之成於片石上稍稍加磨治而已  
曰

其色馬肝其聲磬其文水中月眞寶石也而其德則正其形天令其於人也畧是故可使而不可役也

天石硯銘

并序

軾年十二時於所居紗縠行宅隙地中與羣兒鑿地爲戲得異石如魚膚溫瑩作淺碧色表裏皆細銀星扣之鏗然試以爲硯甚發墨無貯水處先君曰是天硯也有硯之德而不足於形耳因以賜軾曰是文字之祥也軾寶而用之且爲銘曰



一受其成而不可更或主於德或全於形均是二者顧予安取仰  
唇俯足世固多有

元豐二年秋七月予得罪下獄家屬流離書籍散亂明年至黃  
州求硯不復得以爲失之矣六年七月舟行至當塗發書笥忽  
復見之甚喜以付道過其匣雖不工先君手刻其受硯處而使  
工人就成之者不可易也

漢鼎銘 并引

禹鑄九鼎用器也初不以爲寶象物以飾之亦非所以使民遠不  
若也武王遷之洛邑蓋已見笑於伯夷叔齊矣方周之盛也鼎爲

宗廟之觀美而已及其衰也爲周之患有不可勝言者匹夫無罪  
懷璧其罪周之衰也與匹夫何異嗟夫孰知九鼎之爲周之角齒  
也哉自春秋時楚莊王以問其輕重大小而戰國之際秦與齊楚  
皆欲之周人惴惴焉視三虎之垂涎而睨已也絕周之祀不足以  
致寇裂周之地不足以肥國然三國之君未嘗一日而忘周者以  
寶在焉故也三國爭之周人莫知所適與得鼎者未必能存周而  
不得者必碎之此九鼎之所以亡也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太丘  
社亡而鼎淪沒於泗水此周人毀鼎以緩禍而假之神妖以爲之  
說也秦始皇漢武帝乃始萬方以出鼎此與兒童之見無異善夫



吾邱壽王之說也曰汾陰之鼎漢鼎也非周鼎夫周有鼎漢亦有鼎此易所謂正位凝命者豈三趾兩耳之謂哉恨壽王小子方以諛進不能究其義余故作漢鼎銘以遺後世君子其銘曰

惟五帝三代及秦漢以來受命之君靡不有茲鼎鼎存而昌鼎亡而亡蓋鼎必先壞而國隨之豈有易姓而鼎猶傳者乎不寶此器而拳拳於一物孺子之智婦人之仁烏乎悲矣

石鼎銘 并序

張安道以遺子由子由以為軼生日之餽銘曰

石在洛書蓋隸從革矢斨醫砭皆金之職有堅而忍為釜為鬲居焚不炎允有三德

大覺鼎銘

樂全先生遺我鼎甌我復以餉大覺老禪在昔宋魯取之以兵書曰部鼎以器從各樂全東坡予之以義書曰大覺之鼎以名從器挹山之泉烹以其薪為苦為甘谷爾學人

文與可琴銘

攬之幽然如水赴谷 醴之蕭然如葉脫木按之噫然應指而長言者似君置之枵然遺形而不言者似僕

與可好作楚辭故有長言似君之句鄒忌論琴云攬

之深醴之愉此言為指法之妙耳



十二琴銘

震陵孤桐

震陵孤桐下陽岑音如澗水響深林二聖元祐歲丁卯器巧名之張益老

香林八節

河渭之水多土其聲厚以沉江漢之水多石其聲激而清香林八節是謂天地之中山水之陰

號鍾

薄則播厚則石侈則哆弁則鬱長甬則震無此五疾則鳴而中律是謂號鍾之實

玉磬

其清越以長者玉也聽萬物之秋者磬也寶如是中藜藿不再食以是樂飢不以告糴

松風

忽乎青蘋之末而生有極於萬竅號怒而實無夫其蕩枝蟠葉雲而脫其枯風鳴松耶松鳴風耶

古媧黃

煉石補天之年截匏比竹之音雖不可得見吾知古之猶今木聲



犁然當於人心非參寥者孰鈎其深

南風

聲歌南風舜作則欲報父母天罔極

歸鶴

琴聲三疊舞胎仙肉飛不到夢所傳白鶴歸來見曾玄隴頭松風入朱絃

秋風

秋風度而草木先驚感秋者絃直而志不平攬變衰之色爲可憐之聲不戰者善將傷手者代匠悲莫悲於湘濱樂莫樂於濠上

漁根

襜褕大須蕭然於萬物之表槁項黃馘闐然於一葦之航與鷗鷖而物化發山水之天光驚潛魚而出聽是謂魚根

九州璜

釣魚得九州之璜避紂得九州之王湮沉乎射鮒之谷委蛇乎鳳凰之堂其音不爽惟德之常

天球

天球至意合以人力作者七人傳以華國有蔚者桐僵于下陽之庭奏刀而玉質成器而金聲山川畀之耶其天性之耶



楊次公家浮磬銘

清而直朴而一雖有鄭衛無自而入以託於君子之室

法雲寺鐘銘 并序

元豐七年十月有詔大長老圓通禪師法秀住法雲寺寺成而未  
有鐘大檀越駙馬都尉武勝軍節度觀察留侯張敦禮與冀國大  
長公主唱之從而和者若干人元祐元年四月鐘成萬斤東坡居  
士蘇軾為之銘曰

有鐘誰為撞有撞誰撞之三合而後鳴聞所聞為五闕一不可得

汝則安能聞汝聞竟安在耳視目可聽當知所聞者鳴寂寂時鳴

大圓圓空中師獨處高廣座卧土無所著人引非引人二俱無所說

而說無說法法法雖無盡問則應曰三汝應如是聞不應如是聽

邵伯埭鐘銘 并敘

邵伯埭之東寺僧子康一作東募千人為千斤銅鐘蜀人蘇軾為之

銘曰

無量知慧火燒此無明銅戒定以為模鑄成無漏鐘以汝平等手  
執彼慈悲撞聲從無有出遍滿無邊空

徐州蓮華漏銘 并敘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聞於天下作蓮



華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爲之今州郡往往而在雖有巧者莫敢損益而徐州獨用瞽人衛朴所造廢法而任意有壺而無箭自以無目而廢天下之視使守者伺其滿則決之而更注人莫不笑之國子博士傅君祿公之外曾孫得其法爲詳其通守是邦也實始改作而請銘於軾銘曰

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重輕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於度量與權衡豈不自信而信物蓋以爲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侖旁薄於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三尺之箭五斗之餅雖疾雷霆風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虧贏使凡爲吏者如餅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爲辱升不爲榮則民將靡然心服而寄我以死生

裙靴銘 并序

予在黃州時夢神考召入小殿賜宴乃令作婦人裙銘又令作御靴銘

百疊漪漪風皺六銖縱縱雲輕獨立含風廣殿微聞環珮來聲  
寒女之絲銖積寸累天步所臨雲蒸雷起

金星洞銘



東坡集卷十九  
寶山南麓鳳左翅驚雷劃石通蚪起疑陰噓堅出怪瑋是生神草  
肖蒼虺離離赤志挾脊尾飛流丹石決癰瘡金星非實特取似施  
及山石亦見謂凡名相因皆此比

洗玉池銘

世忽不踐以用爲急秦漢以還龜玉道熄六器僅存五瑞莫輯趙  
璧婦玩魯璜盜竊鼠亂鄭璞鵲抵晉棘維伯時父吊古啜泣道逢  
玉人解驂推食劔璠鍼秘錯落其室晚獲拱寶遂空四壁哀此命  
世久就淪蟄時節沐浴以幸斯石孰推是心施及王國如伯時父  
琅然環玦援手之勞終睨莫拾得喪在我匪玉欣戚仲和父銘之

維以咏德

菩薩泉銘 并敘

偈偈爲廣州刺史有漁人每夕見神光海上以白偈偈使迹之得  
金像視其款識阿育土所鑄文殊師利像也初送武昌寒溪寺及  
偈遷荊州欲以像行人力不能動益以牛車三十乘乃能至船舫  
復沒遂以還寺其後惠遠法師迎像歸廬山了無艱礙山中世以  
二僧守之會昌中詔毀天下寺二僧藏像錦繡谷比釋教復興求  
像不可得而谷中至今有光景往往發見如峩嶺五臺所見蓋遠  
師文集載處士張文逸之文及山中父老所傳如此今寒溪少西



數百步別爲西山寺有泉出於嵌竇間色白而甘號菩薩泉人莫知其本末建昌李常謂余豈昔像之所在乎且屬余爲銘銘曰  
像在廬阜宵光燭天旦朝視之寥寥空山誰謂寒溪尙有斯泉盍往鑿之文殊了然

六一泉銘 并序

歐陽文忠公將老自謂六一居士予昔通守錢塘見公於汝陰而南公曰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長於詩吾昔爲山中樂三章以贈之子間於民事求人於湖山間而不可得則往從勤乎予到官三日訪勤於孤山之下抵掌而論人物曰公天人也人見其暫寓人間而不知其乘雲馭風歷五嶽而跨滄海也此邦之人以公不一來爲恨公麾斥八極何所不至雖江山之勝莫適爲主而竒麗秀絕之氣常爲能文者用故吾以謂西湖蓋公几案間一物耳勤語雖幻怪而理有實然者明年公薨予哭於勤舍又十八年予爲錢塘守則勤亦化去久矣訪其舊居則弟子二仲在焉畫公與勤之像事之如生舍下舊無泉予未至數月泉出講堂之後孤山之趾汪然溢流甚白而甘卽其地鑿巖架石爲室二仲謂余師聞公來出泉以相勞苦公可無言乎乃取勤舊語推本其意名之曰六一泉且銘之曰泉之出也去公數千里後公之沒十有八年而名之曰



六一不幾於誕乎曰君子之澤豈獨五世而已蓋得其人則可至  
於百傳嘗試與子登孤山而望吳越歌山中之樂而飲此水則公  
之遺風餘烈亦或見於斯泉也

卓錫泉銘 并敘

六祖初住曹溪卓錫泉涌清涼滑甘贍足大衆逮今數百年矣或  
時小竭則眾汲於山下今長老辨公住山四歲泉日涌溢聞之嗟  
異爲作銘曰

祖師無心心外無學有來扣者雲涌泉落問何從來初無所從若  
有從處來則有窮初住南華集眾須水水性融會豈有無理引錫  
指名寒泉自冽衆渴得飲如我說法云何至今有溢有枯泉無溢  
枯蓋其人乎辨來四年泉水洋洋烹煮濯漑飲及牛羊手不病汲  
肩不病負匏勺瓦盂莫知其故我不求水水則許我訊於祖師其  
亦可哉

參寥泉銘 并序

余謫居黃參寥子不遠數千里從余於東城留期年嘗與同遊武  
昌之西山夢相與賦詩有寒食清明石泉槐火之句語甚美而不  
知其所謂其後七年余出守錢塘參寥子在焉明年卜智果精舍  
居之又明年新居成而余以寒食去郡實來告行舍下舊有泉出



石間是月又鑿石得泉加冽參寥子擷新茶鑽火煮泉而瀹之笑  
曰是見于夢九年衛公之爲靈也久矣坐人皆悵然太息有知命  
無求之意乃名之參寥泉爲之銘曰

在天雨露在地江湖皆我四大滋相所濡偉哉參寥彈指八極退  
守斯泉一謙四益余晚聞道夢幻是真身卽是夢夢卽是真石泉  
槐火九年而信夫求何伸實弊汝神

何公橋銘

英州

天壤之間水若其多人之往來如鷁在河順水而行雲駛鳥疾維  
水之利千里咫尺亂流而涉過膝則止維水之害咫尺千里沔彼  
濫觴蛙跳儵遊溢而懷山神禹所憂豈無一木支此大

盤

渦水坼雷解坐使此邦畫爲兩州鷄犬相聞胡越莫救兀毅何公  
甚勇于仁始作石梁其艱其勤將作復止更此百難公心如石匪  
鐵則堅公以身先民以悅使老壯負石如負其子疏爲土虹隱爲  
金堤直攔橫檻百賈所棲我來與公同載而出謹呼闔道抱其馬  
足我歎而言視此滔滔未見剛者孰爲此橋願公千歲與橋壽考  
持節復來以慰父老如朱仲卿食於桐鄉我作銘詩子孫不忘

九成臺銘

韶陽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玉局散吏蘇軾爲之銘曰自秦并天



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千三百一十有三年其器存其人亡則韶  
既已隱矣而況於人器兩亡而不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  
存蓋常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金行於天地之間世無南郭子綦  
則耳未嘗聞地籟也而況得聞於天使耳聞天籟則凡有形有聲  
者皆吾羽旄于戚管磬匏絃嘗試與子登夫韶石之上窈峯之下  
望蒼梧之眇莽九疑之聯懸覽觀江山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  
之鳴號衆竅之呼吸往來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  
大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作則夫所謂  
簫韶九成來鳳鳥而舞百獸者既已粲然畢陳于前矣建中靖國

元年正月一日

遠遊庵銘 并序

吳復古子野吾不知其何人也徒見其出入人間若有求者而不  
見其所求不喜不憂不剛不柔不惰不修吾不知其何人也昔司  
馬相如有言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癯意甚鄙之乃取屈原  
遠遊作大人賦其言宏妙不遺而放今子野行於四方十餘年矣  
而歸於南海之上必將俯仰百世奄忽萬里有得於屈原之遠遊  
者故以名其庵而銘之曰

悲哉世俗之迫隘也願從子而遠遊子歸不來而吾不往使罔象



乎相求問道於屈原借車於相如忽焉不自知歷九疑一而過崇邱  
宛兮相逢乎南海之上踞龜殼而食蛤蜊者必子也度幾爲我一  
笑而少留乎

蘇程庵銘 并引

程公庵南華長老辯公爲吾表弟程德孺作也吾南遷過之更其  
名曰蘇程且銘之曰

辯作庵寶林南程取之不爲貪蘇後到住者三蘇旣住程則去一  
彈指三世具如我說無是處白于燈同一光一塵中兩道場齊說  
法不相妨本無通安有礙程不去蘇亦在各遍滿無雜壞

谷庵銘

孔公之堂名虛白蘇子堂後作圓屋堂雖白矣庵自黑知白守黑  
名曰谷谷庵之中空無物非獨無應亦無荅洞然神光照毫髮

夕庵銘

與晝皆作霧散老脉夜氣旣歸肝膽是宅我銘夕庵惟以照寂八  
萬四千忽然而一

枕椰庵銘 并序

東坡居士謫于儋耳無地可居偃息于枕椰林中摘葉書銘以記  
其處



東坡集卷十九  
九山一區帝爲方輿神尻以遊孰非吾居百柱肩肩萬瓦披敷上棟下宇不煩兵夫海氛瘴霧吞吐吸呼蝮蛇魍魎出怒入娛習苦堂奧雜處童奴東坡居士強安四隅以動寓止以實託虛放此四大還於一如東坡非名岷峨非廬須髮不改示現毗盧無作無止無欠無餘生謂之宅死謂之墟三十六年吾其捨此跨汗漫而遊鴻濛之都乎

三槐堂銘 并叙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蹠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栢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



東坡集卷十九  
三  
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脩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券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畧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旣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山堂銘 并敘

熙寧九年夏六月大雨野人來告故東武城中溝瀆圯壞出亂石無數取而儲之因守居之北墉爲山五成列植松柏桃李其上且開新堂北向以遊心寓意焉其銘曰

誰哀斯堅土伯所儲滄流發之神以畀予因廡爲堂踐城爲山有



喬蒼蒼俯仰百年

德威堂銘 并敘

元祐之初詔起太師潞公於洛命以軍事公惟仁宗英宗神考三聖眷倚之重不敢以既老爲辭杖而造朝期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爲謀則善矣獨不爲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尙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公讀詔聳然不敢言去蓋復留四年天下無事朝廷奠安乃力請而歸公之在朝也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軾奉詔館客與使者入觀望見公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

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如貫穿古今洽聞強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公既歸浴西羗首領有溫谿心者請於邊吏願獻良馬於公邊吏以聞詔聽之公心服天下至於四夷書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世所以守伯夷之典用皐陶之法者以其德也若夫非德之威雖猛而人不畏非德之明雖察而人不服公修德於几席之上而其威折衝於萬里之外退居於家而人望之如在廊廟可不謂德威乎公之子及爲河陽



守公將往臨之吏民喜甚自洛至三城歡呼之聲相屬及作堂以待公而請銘於軾乃榜之曰德威而銘之曰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惟師濼公展也大成公在洛師崧洛有光駕言三城河流不揚願公百年子孫千億家于兩河日見顏色西戎來朝祗慄公門豈惟兩河四方其訓之

清隱堂銘

已去清隱而老崇慶崇慶亦非何者爲正清者其行隱者其言非彼非此亦非中間在清隱時念念不住今旣情忘本無住處八萬四千劫火洞然但隨他去何處不然

四達齋銘

并引

高郵使君趙晦之作齋東園戶牖四達因以名之瘡山蘇軾過而爲之銘曰

有藏於中必謀於外惟慢與謹皆盜之誨孰如此間空洞無物戶牖闔開廓焉四達擊去盜易使無盜難我無可攘以守則完趙侯無心得法赤谿四出其齋以達民迷

雪浪齋銘

并引

予於中山得圃得黑石白脉如蠶絲位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又得白石曲陽爲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



齊云

盡水之變蜀兩孫與不傳者歸九原巽哉駁石雪浪翻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飛空漱其根東坡作銘豈多言四月辛酉紹聖元

思無邪齋銘 并序

東坡居士問法於子由子由報以佛語曰本覺必明無明明覺居士欣然有得於孔子之言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有思皆邪也無思則土木也吾何自得道其惟有思而無所思乎於是幅巾危坐終日不言明目直視而無所見攝心正念而無所覺於是得道乃各其齋曰思無邪而銘之曰

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病廓然自圓明鏡鏡非我鏡如以水洗水二水同一淨浩然天地間惟我獨也正

夢齋銘 并序

至人無夢或曰高宗武王孔子皆夢佛亦夢夢不異覺覺不異夢夢即是覺覺即是夢此其所以為無夢也歟衛玠問夢於樂廣廣對以想曰形神不接而夢此豈想哉對曰因也或問因之說東坡居士曰世人心依塵而有未嘗獨立也塵之生滅無一念住夢覺之間塵塵相投數傳之後失其本矣則以為形神不接豈非因



東坡集卷一  
言  
乎人有牧羊而寢者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遂夢  
曲蓋鼓吹身爲王公夫牧羊之與王公亦遠矣想之所因豈足怪  
乎居士始與芝相識於夢中且以所夢求而得之今二十四年矣  
而五見之每見輒相視而笑不知是處之爲何方今日之爲何日  
我爾之爲何人也題其所寓室曰夢齋而子由爲之銘曰法身充  
滿處處皆一幻身虛妄所至非實我觀世人生非實中以寤爲正  
以寐爲夢忽寐所遇執寤所遭積執成堅如邱山高若見法身寤  
寐皆非知其皆非寤寐無爲遨遊四方齋則不遷南北東西法身  
本然

廣心齋銘

細德險微愛爭彼我君子廣心物無不可心不運寸中積瑣瑣得  
之戚戚忿欲生火沃以遠水井泉無波天下爲量萬物一家前聖  
後聖惠我光華

談妙齋銘

南華老翁端靜簡潔浮雲掃盡但挂一簣月吾宗伯固通亮英發大  
圭不琢天驥超絕室空無有獨設一榻空毗耶城奔走謁蹶二十  
共談必說妙法彈指千偈卒無所說有言皆幻無起不滅問我何  
爲鏤冰琢雪人人造語一一說法孰知東坡非問非答



東坡集卷十九  
澹軒銘

以船撐船船不行以鼓打鼓鼓不鳴之欲察味而辨色何不坐於澹軒之上出澹語以問澹叟則味自味而色自形吾然後知澹叟之不淡蓋將盡口眼之變而起無窮之爭其自謂叢林之一害豈虛名也哉

擇勝亭銘

維古潁城因潁爲隍倚舟于門美哉洋洋如淮之甘如漢之蒼如洛之溫如浚之涼可侑我客可流我觴我欲卽之爲館爲堂近水而構夏潦所襄遠水而築邈焉相望乃作斯亭筵楹欒梁鑿枿交設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幄四張我所欲往一夫可將與水升降

除地布牀可使杜蕢洗解而揚可使莊周觀魚而忘可使逸少褻褻而祥可使太白泳月而狂旣薺我茶亦醪我漿旣濯我纓亦浣我裳豈獨臨水無適不減春朝花郊秋夕月塲無脛而趨無翼而翔敝又改爲其費易償榜曰擇勝名實允當維古至人不留一方虛白爲室無可爲鄉神馬尻輿孰爲輪箱流行坎止雖觸不傷居之無盜中靡所藏去之無戀如所宿桑豈如世人生短慮長尺宅不治寸田是荒錫瓦銅雀石門阿房俯仰變滅與生俱亡我銘斯亭以砭世盲



惠州李氏潛珍閣銘

襲九淵之神龍洵淵潛以自珍雖無心於求世亦擇勝而栖神蔚  
鵝城之南麓擢仙李之芳根因石阜以庭宇跨飲江之鼇鼉岌飛  
簷與鐵柱插清江之齋淪眩古潭之百尺涵萬象於瑤琨耿月魄  
以終夜湛天容之方春信蒼蒼之非色極深遠而自然疑貝闕與  
珠宮有玉函之老人予南征其萬里友魚鰕與蛭螾逝將去而反  
顧託江流以投文悼此江之獨西歎妙意之不陳逮公子之東歸  
寓此懷於一樽雖神龍之或殺終不殺之爲仁

真相院釋迦舍利塔銘并敘

洞庭之南有阿育王塔分墓釋迦如來舍利嘗有作大施會此而  
浴之者緇素傳捧涕泣作禮有比邱竊取其三色如舍桃大如意  
苾將宣之他方爲衆生福田久而不能以授白衣方子明元豐三  
年軾之第轍謫官高安子明以異之七年軾自齊安恩徙臨汝過  
而見之八年移守文登召爲尙書禮部郎過濟南見真相院僧  
法泰方爲博塔十有三層峻峙蟠固人天鬼神所其瞻仰而未有  
以墓軾默念曰予第所寶釋迦舍利意將止於此耶昔予先君文  
安主簿贈中大夫諱洵先夫人武昌太君程氏皆性仁行廉崇信  
三寶捐館之日追述遺意捨所愛作佛事雖力有所止而志則無



身如金卷十九  
三  
盡自頃憂患廢而不舉將二十年矣復廣前事庶幾在此泰聞踊躍明年來請於京師探篋中得金一兩銀六兩使歸求之衆人以具棺槨銘曰

如來法身無有邊化爲舍利示人天偉哉有形斯有年紫金光聚飛爲烟惟有堅固百億千輪王阿育願力堅役使空界鬼與仙分置衆刹莫山川棺槨十襲闕精圓神光晝夜發層巔誰其取此智且權佛身普現衆目前昏者坐受遠近遷冥行黑月墮坎泉分身來化會有緣流轉至此誰使然并包齊魯窮海孺曠悍柔淑冥愚賢願持此福達我先生生世世離垢纏

大別方丈銘

閉目而視目之所見冥冥蒙蒙掩耳而聽耳之所聞隱隱隆隆耳目雖廢見聞不斷以搖其中孰能開目而未嘗視如鑑寫容孰能傾耳而未嘗聽如穴受風不視而見不聽而聞根在塵空湛然虛明遍照十方地獄天宮蹈冒水火出入金石無往不通我觀大別三門之外大江方東東西萬里千溪百谷爲江所同我觀大別方丈之內一燈常紅門閉不開光出于隙擘如長虹問何爲然笑而不荅寄之盲聾但見龐然秀嶺月面純漆點瞳我作銘詩相其木魚與其鼓鐘



石塔戒衣銘

石塔得三昧初從戒定入是故常寶護登壇受戒衣吾聞得道人  
一物不可留又何此法衣補緝成百衲諸法念已逝此衣非昔衣  
此法非生滅衣益無壞者振此無塵衣洗此無垢人壞則隨他去  
是故終不壞

南安軍常樂院新作經藏銘

佛以一口而說千法千佛千口則為幾說我法不然非千非一如  
百千燈共照一室雖各徧滿不相壞雜咨爾學者云何覽閱自非  
正眼表裏洞達已受將受則相陵奪惟回履空無所不悅是各耳  
順亦號莫逆以此轉經有轉無竭道人山居僻介楚越常樂我靜  
一食破衲達磨耶藏勤苦建設我無一錢檀波羅密施此法水以  
灌爾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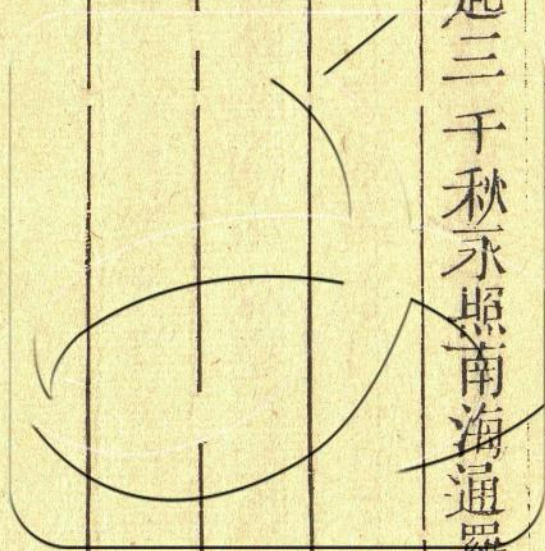
廣東東莞縣資福寺舍利塔銘 并序

自有生人以來人之所為見於世者何可勝道其鼓舞天下經緯  
萬世有偉於造物者矣考其所從生實出於一念巍乎大哉是念  
也物復有烈於此者乎是以古之真人以心為法自一身至一世  
界自一世界至百千萬億世界於屈信臂頃作百千萬億變化如  
佛所言皆真實語無可疑者至於持身厲行練精養志或乘風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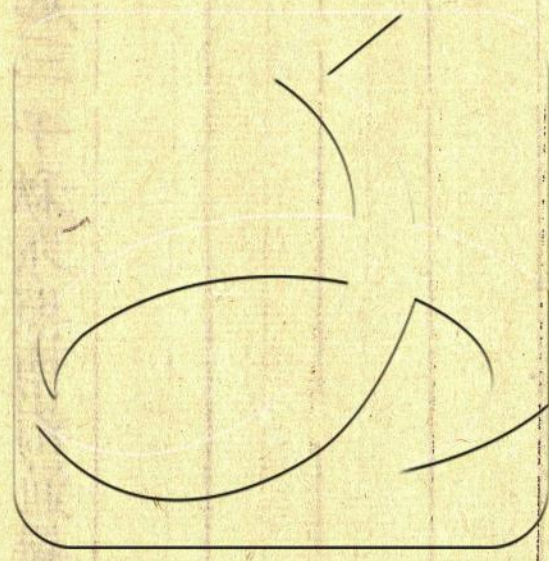


仙或解形而去使枯槁之餘化爲金玉時出光景以作佛事者則  
多有矣其見伏去來皆有時會非偶然者予在惠州或示予以古  
舍利狀若覆盂圓徑五寸高二寸重二斤二兩外密而中疎其理  
如芭蕉舍利生其中無數五色具備意必真人大士之遺體蓋腦  
之在顱中顱亡而腦存者予曰是當以施僧與衆共之藏私家非  
是其人難之適有東莞資福長老祖堂來惠州見而請之曰吾方  
建五百羅漢閣壯麗甲於南海舍利當栖我閣上則以犀帶易之  
有自京師至者得古玉璧試取以薦舍利若合符契堂喜遂并璧  
持去曰吾當以金銀琉璃爲窰堵波置閣上銘曰

真人大士何所修 心精妙明舍九州此身性海一浮漚委蛻如遺  
不自收戒光定力 相烝休結爲寶珠散若旒流行四方獨此留帶  
犀微矣何足酬 壁來萬里端相投我非與堂堂非求共作佛事知  
誰由瑞光一起三千秋永照南海通羅浮







集卷之二十九

頌

仁宗皇帝御書頌并敘

眉山蘇軾東坡氏著

天禧中仁宗皇帝在東宮故太傅鄧國張文懿公諱士遜為太子  
 諭德帝親書十之字以賜之曰寅亮天地彌余一人又曰日新其  
 德公之曾孫假承務郎臣欽臣以屬翰林學士臣蘇軾為之頌二  
 篇其一曰天地不言付之人君明其德刑物自秋春人君無心屬  
 之輔彌信其賞罰身為衡石惟天惟君與相為三孰能俛仰其德  
 不慚於皇仁宗恭已無為以天為心以民為師其相鄧公履信思



東坡集卷二十一  
順天下頌之以退爲進壽考百年以沒元身嗚呼休哉寅亮天地  
彌余一人

其二曰聖人如天時殺時生君子如水因物賦形天不違仁水不  
失平惟一故新惟新故一一故不流新故無斃伊尹暨湯咸有一  
德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孰知此言若出一人小臣稽首敬頌遺墨  
嗚呼休哉日新其德

### 英宗皇帝御書頌

嘉祐中太常博士周秉以文行選爲諸王記室宗室之賢者多變  
敬之時英宗皇帝龍潛藩邸嘗賜秉手書其家寶之臣過曲小兒  
其孫袁州司法參軍超出以示臣謹稽首再拜爲之頌曰雲漢之  
章融爲慶雲結爲甘露融而不晞結而不散以燾冒其子孫

### 醉僧圖頌

人生得坐且穩坐劫劫地走覓什麼今年且肩東禪屎明年去拽  
西林磨

### 石恪畫維摩頌

我觀衆工工一師人持一藥療一病風勞欲寒氣欲暖肺肝胃腎  
更相克挾方儲藥如邱山卒無一藥堪施用有大醫王拊掌笑謝  
遣衆工病隨愈問大醫王以何藥還是衆工所用者我觀三十二



菩薩各以意談不二門而維摩詰默無語三十二義一時墮我觀  
此義亦不墮維摩初不離是說譬如油蠟作燈燭不以火點終不  
明忽見默然無語處三十一說皆光焰佛子若讀維摩經當作是  
念為正念我觀維摩方丈室能受九百萬菩薩三萬二千師子坐  
皆悉容受不迫迮又能分布一鉢飯歷足十方無量眾斷取妙喜  
佛世界如持鍼鋒一棗葉云是菩薩不思議住大解脫神通力我  
觀石子一處土麻鞋破帽露兩肘能使筆端出維摩神力又過維  
摩詰若云此畫無實相毗耶城中亦非實佛子若見維摩像應作  
此觀為正觀

阿彌陀佛頌并敘

錢塘圓照律師普勸道俗歸命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嶺山蘇  
軾敬捨亡母蜀郡太君程氏遺留簪珥命工胡錫采畫佛像以薦  
父母冥福謹再拜稽首而獻頌曰  
佛以大圓覺充滿河沙界我以顛倒想出沒生死中云何以一念  
得往生淨土我造無始業本從一念生既從一念生還從一念滅  
生滅滅盡處則我與佛同如投水海中如風中鼓橐雖有大聖智  
亦不能分別願我先父母與一切眾生處為西方所遇皆極樂  
人人無量壽無往亦無來



釋迦文佛頌并引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蘇軾爲亡妻同安郡君王氏聞之請奉議郎李公麟敬畫釋迦文佛及十弟子元祐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設水陸道場供養軾拜手稽首而作頌曰

我願世尊足指按地三千大千淨琉璃色其中衆生靡不解脫如日出時眠者皆作如雷震時蟄者皆動同證無上永不退轉

觀世音菩薩頌并引

金陵崇因禪院長老示襲自以衣造觀世音像極相好之妙余南遷過而禱焉曰吾北歸當復過此而爲之頌建中靖國元年五月日自海南歸至金陵乃作頌曰

慈近乎仁悲近乎義忍近乎勇憂近乎智四者似之而卒非是有大圓覺平等無二無冤故仁無親故義無人故勇無我故智彼四雖近有作有止此四本無有取無置有一長者皆樂檀施其一大富千金日費其一甚貧百錢而已我說二人等無有異吁觀世音淨聖大士徧滿空界挈携天地大解脫力非我敢議若其四無我亦如此

十八大阿羅漢頌有跋

蜀金水張氏畫十八大阿羅漢軾謫居儋耳得之民間海南荒陋



不類人世此畫何自至哉久逃空谷如見師友乃命過躬易其裝標設燈塗香果以禮之張氏以畫羅漢有名唐末蓋世擅其藝今成都僧敏行其元孫也梵相奇古學術淵博蜀人皆曰此羅漢化生其家也軾外祖父程公少時游京師還遇蜀亂絕糧不能歸困臥旅舍有僧十六人往見之曰我公之邑人也各以錢二百貸之公以是得歸竟不知僧所在公曰此阿羅漢也歲設大供四公年九十凡設二百餘供今軾雖不親覩至人而困厄九死之餘烏言并服之間獲此奇勝豈非希濶之遇也哉乃各卽其體像而窮其思致以爲之頌

第一尊者結跏正坐蠻奴側立有鬼使者稽顙于前侍者取其書通之頌曰

月明星稀孰在孰亡煌煌東方惟有啟明咨爾上座及阿闍黎代佛出世惟大弟子

第二尊者合掌趺坐蠻奴捧牘于前老人發之中有琉璃器貯舍利十數頌曰

佛無滅生通塞在人墻壁瓦礫誰非法身尊者斂手不起于坐示有敬耳起心則那

第三尊者扶烏木養和正坐下有白沐猴獻果侍者執盤



受之頌曰

我非標人人莫吾識是雪衣者豈具眼隻方食知獻何愧於猿爲  
語柳子勿憎王孫

第四尊者側坐屈三指荅胡人之問下有蠻奴捧函童子

戲捕龜者頌曰

彼問云何計數以對爲三爲七莫有知者雷動風行屈信指間汝  
觀明月在我指端

第五尊者臨淵濤抱膝而坐神女出水中蠻奴受其書頌

曰

形與道一道無不在天宮鬼府奚往而礙婉彼竒女躍于濤瀧神  
馬尻輿攝衣從之

第六尊者右手支頤左手拊穉師子顧視侍者擇瓜而剖  
之頌曰

手拊雛猊目視瓜獻甘芳之意若達于面六塵並入心亦徧知卽  
此知者爲大摩尼

第七尊者臨水側坐有龍出焉吐珠其手中胡人持短錫  
杖蠻奴捧鉢而立頌曰

我以道眼爲傳法宗爾以願力爲護法龍道成願滿見佛不忤盡



取玉函以昇思邈

第八尊者並膝而坐加肘其上侍者汲水過前有神人涌

出于地捧槃獻寶頌曰

爾以捨來我以慈受各獲其心寶則誰有視我如爾取與則同我爾福德如四方空

第九尊者食已襍鉢持數珠誦呪而坐下有童子構火具

茶又有埋筒注水蓮池中者頌曰

飯食已畢襍鉢而坐童子茗供吹簫發火我作佛事淵乎妙哉空山無人水流花開

第十尊者執經正坐有仙人侍女焚香于前頌曰

飛仙玉潔侍女雲眇稽首炷香敢問至道我道大同有覺無修豈不長生非我所求

第十一尊者趺坐焚香侍者拱手胡人捧函而立頌曰

前聖後聖相喻以言口如布穀而意莫傳鼻觀寂如諸根自例孰知此香一炷千偈

第十二尊者正坐入定枯木中其神騰出于上有大蟒出

其下頌曰

默坐者形空飛者神二俱非是孰爲此身佛子何爲懷毒不已願



解此相問誰縛爾

第十三尊者倚杖垂足側坐侍者捧函而立有虎過前有童子怖匿而竊窺之頌曰

是與我同不噬其妃一念之差墮此髮鬚導師悲愍爲爾顰歎以爾猛烈復性不難

第十四尊者持鈴杵正坐誦呪侍者整衣于右胡人橫短錫跪坐于左有蛇一角若仰訴者頌曰

彼髯而虬長跪自言特角亦來身移怨存以無言音誦無說法風上火滅無相仇者

第十五尊者鬚眉皆白袖手趺坐胡人拜伏于前蠻奴手持拄杖侍者合掌而立頌曰

聞法最先事佛亦久羣然衆中是大長老薪小井曰老矣不能摧伏魔軍不戰而勝

第十六尊者橫如意趺坐下有童子發香篆侍者注水花盆中頌曰

盆花浮紅篆烟繚青無問無答如意自橫點瑟旣希昭琴不鼓此間有曲可歌可舞

第十七尊者臨水側坐仰觀飛鶴其一旣下集矣侍者以



拊之有童子提竹籃取果實投水中頌曰

引之浩茫與鶴皆翔藏之幽深與魚皆沉大阿羅漢入佛三昧俯仰之間再拊海外

第十八尊者植拂支願瞪目而坐下有二童子破石榴以

獻頌曰

植拂支願寂然跏趺尊者所游物之初即聞之於佛及吾子思名不用處是未發時

佛滅度後閻浮提衆生剛狠自用莫肯信人故諸賢聖背隱不現

獨以像設遺言提引未悟而我僧五臺盧山天台猶出光景變異使人了然見之軼家藏十六羅漢像每設茶供則化為白乳或凝

為雪花桃李芍藥僅可指名或云羅漢慈悲深重急於接物故多

現神變儻其然乎今於海南得此十八羅漢像以授子由弟使以

時修敬遇夫婦生日輒設供以祈年集福并以前所作頌寄之子

由以二月二十日生其婦德陽郡夫人史氏以十一月十七日生

是歲中元日題

魚枕冠頌

瑩淨魚枕冠細觀初何物形氣偶相值忽然而為魚不幸遭網罟剖魚而得枕方其得枕時是枕非復魚湯火就模範巖然冠五岳



東坡集卷三  
九  
方其爲冠時是冠非復枕成壤無窮已究竟亦非冠假使未變壤  
送與無髮人簪導無所施是名爲何物我觀此幻身已作露電觀  
而況身外物露電亦無有佛子慈閔故願受我此冠若見冠非冠  
卽知我非我五濁煩惱中清淨常歡喜

黃州李樵臥帳頌

問李巖老何必居此愛護鐵牛障欄佛子

禪戲頌

已熟之內無復活理投在東坡無礙羹釜中有何不可問天下禪  
和子曰道是肉是素喫得是喫不得是大奇大奇一盃羹勸破天

下禪和子

桂酒頌

禮曰喪有疾飲酒食肉必有草木之滋焉薑桂之謂也古者非喪  
食不徹薑桂楚辭曰奠桂酒兮椒漿是桂可以爲酒也本草桂有  
小毒而茵桂牡桂皆無毒大畧皆主溫中利所腑氣殺三蟲輕身  
堅骨養神發色使常如童子療心腹冷疾爲百藥先無所畏陶隱  
居云仙經服三桂以葱涕合雲母悉爲水而孫思邈亦云久服可  
行水上此輕身之效也吾謫居海上法當數飲酒以禦瘴而嶺南  
無酒禁有隱者以桂酒方授吾釀成而玉色香味超然非人間物



東坡卷三  
也東坡先生曰酒天祿也其成壞美惡世以兆主人之吉凶吾得此豈非天哉故爲之頌以遺後之有道而居夷者其法蓋刻石置之羅浮鐵橋之下非忘世求道者莫至焉其詞曰

中原百國東南傾流膏輸液歸南溟祝融司方發其英沐日浴月百寶生水娠黃金山空青丹砂晝聯一作晨暎珠夜明百卉甘辛角芳

馨旃檀沈水乃公卿大夫芝蘭士蕙蘅桂君獨立冬鮮榮無所懼

畏時靡爭釀爲我醪淳而清甘終不壞醉不醒輔安五神伐三彭

肌膚渥丹身毛輕冷然風飛罔水行誰其傳者疑方平教我常作

醉中醒一作教我醒

十二時中頌

十二時中常切覺察這箇是甚什麼十二月二十日白酒守席

上忽然夢得箇消息乃作頌云

百液油鎗裏恣把心肝燂這箇是其中不寒亦不熱似則是似是則未是不唯這箇不寒熱那箇也不寒熱咄甚叫做這箇那箇

枯骨觀頌

李仲時爲柳仲遠畫枯骨觀蘇子瞻頌之

這箇在這裏那箇那裏去終待乞伊來大家做一處

荅子由頌

六月二十日



東坡志林卷三十一  
子由問黃檗長老疾云五蘊皆非四大空身心河嶽盡圓融病根  
何處容他住日夜還將藥石攻不知黃檗如何荅老僧代云  
有病宜須著藥攻寒時火燭熱時風病根既是無容處藥石還同  
四大空

荅孔子君頌

夢中投井入半而止出入不能本非住處我今何爲自此作苦忽  
然夢覺身在牀上不知向來本元無井不應復作出入住想道無  
深淺亦無遠近見物失空空未嘗滅物去空現亦未嘗生應當正  
遠作如是觀

東坡羹頌

東坡羹蓋東坡居士所煮菜羹也不用魚肉五味有自然之甘其  
法以松若蔓菁若蘆菔若薺皆揉洗數過去辛苦汁先以生油少  
許塗釜緣及瓷盞下菜湯中入生米爲糝及少生薑以油盃覆之  
不得觸觸則生油氣至熟不除其上置甑炊飯如常法旣不可遽  
覆須生菜氣出盡乃覆之羹每沸涌遇油輒下又爲盃所壓故終  
不得上不爾羹上薄飯則氣不得達而飯不熟矣爛可食若無菜  
用瓜茄皆切破不揉洗入罨熟赤豆與粳米半爲糝餘如煮菜法  
應純道人將適廬山求其法以遺山中好事者以頌問之



甘苦嘗從極處回鹹酸未必是鹽梅問師此箇天真味根上來麼  
塵上來

油水頌 并候溥跋

熙寧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元叔設食嘉祐謁長老觀佛牙趙郡蘇  
軾為之頌曰

水在油中見火則起油水相搏水去油住湛然光明不知有火在  
火能寶內外淨故若不經火油水同定非真定故見火復起

僕嘗與子瞻學士會食於嘉祐長老紀公之丈室子瞻識其行  
於壁又書水去真定之喻十二言於其所謂禪版者紀曰壁

以地版有時以蠹不幸而及於此則吾之所寶去矣我將寶

其真筆而摹其字於石垂之餘餘使觀者知大賢之所存熙寧

四年八月九日河南侯溥元叔題

豬肉頌

淨洗鑷少著水柴頭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時他  
自美黃州好豬肉價賤如泥土貴者不肯喫貧者不解煮早辰起  
來打兩椀飽得自家君莫管

食豆粥頌

道人親煮豆粥大衆齊念般若老夫試挑一口已覺西家作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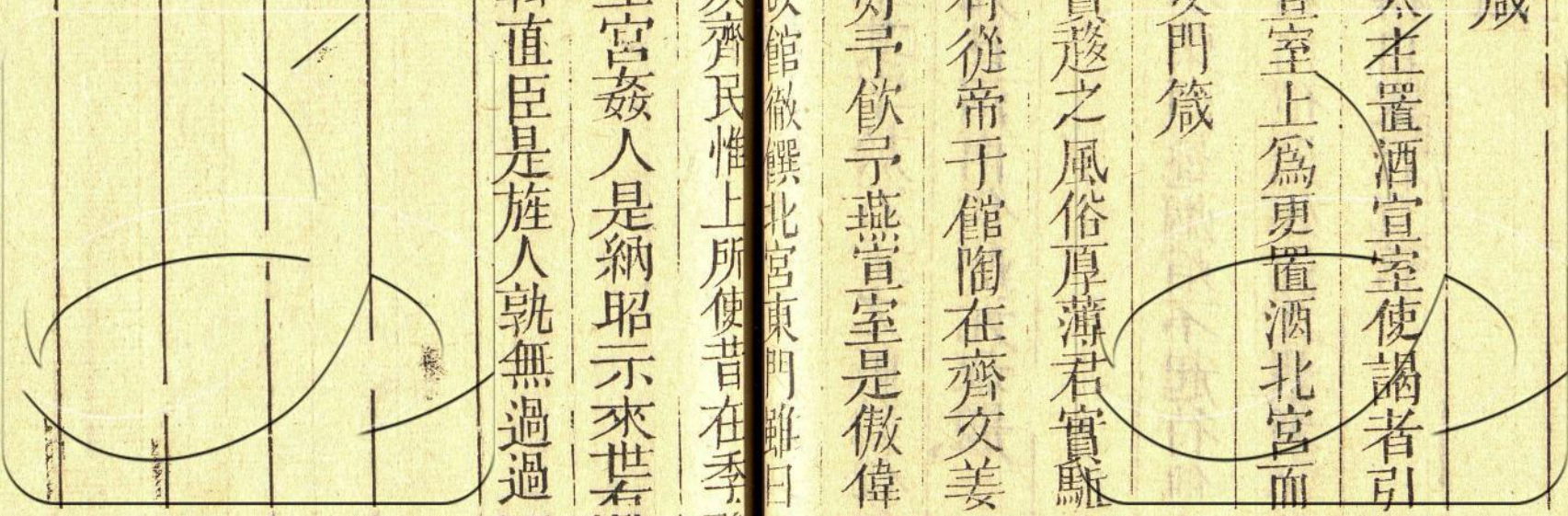
附箴一首

東交門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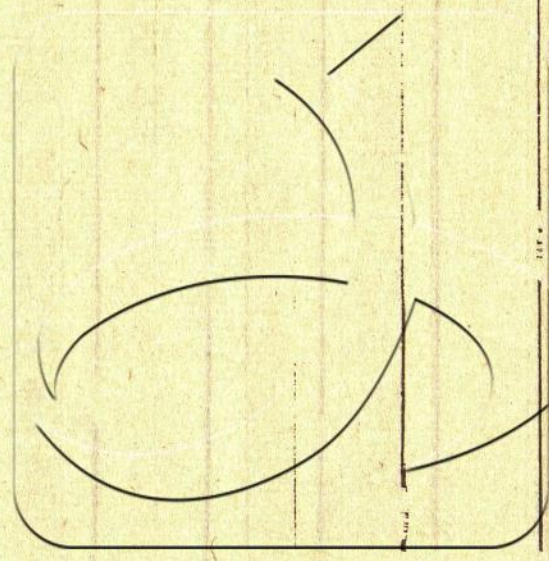
漢武帝為竇太在置酒宣室使謁者引納董偃東方朔以謂有斬罪二安得入宣室上為更置酒北宮而引偃從東司馬門而前更無譏焉作東交門箴

上所好惡民實趨之風俗厚薄君實驅之道之以正民俗罔中唱之以淫實頌有從帝于館陶在齊文姜矧董外人干國亂常既不能戮反以為好予飲予燕宣室是傲偉彼臣朔辟戟趨陛嚙拳是效剛而有禮改館徹饌北宮東門雖曰從諫東交實存維藩維戚禮法遂恣延及齊民惟上所使昔在季孫賞盜以邑魯遂多盜而

罔敢詰矧茲王宮姦人是納昭示來世若可慚斯闔貫也揚觶杜舉得名殿檻勿輯直臣是旌人孰無過過而勿貳宣室東交實同名異







東坡集卷之二十一

贊

眉山蘇軾東坡氏著

延州來季子贊 并序

魯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延州來季子其少子也以讓國聞於  
 諸侯則非童子矣至哀公十年冬楚令尹子期伐陳季子救陳謂  
 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  
 德而安民乃還時去壽夢卒蓋七十七年矣而能千里將兵季子  
 何其壽而康也然其卒不書於春秋哀公之元年吳王夫差敗越  
 於夫椒句踐使大夫種因太宰嚭以行成於吳吳王許之子胥諫



不聽則吳之亡形成矣季子觀樂於魯知列國之廢興於百年之前方其救陳也去吳之亡十三年耳而謂季子不知可乎闔廬之自立也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是季子聽信於吳人而言行於其國也且帥師救陳不戰而去之以為敵國名則季子之於吳蓋亦少專矣救陳之明年而子胥死季子知國之必亡而終無一言於夫差知言之無益也夫子胥以闔廬霸而夫差殺之如皂隸豈獨難於季子乎烏乎悲夫吾是以知夫差之不道至於使季子不敢言也蘇子曰延州來季子張子房皆不死者也江左諸人好談子房季札之賢有以也夫此可與知者論難與俗人言也作延州來

季子子房贊曰

秦伯之德鍾於先生棄國如遺棄女蛇而行坐閱春秋幾五之二一古之真人有化無死

二疏圖贊

惟天為健而不才時沈潛剛克以燮和之於赫漢高以智力王凜然君臣師友道喪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此意莫陳千載于今我觀畫圖涕下沾襟

夢作司馬相如求畫贊 并敘



東坡集卷三  
夜夢嚴君平司馬相如楊子雲合席而坐而子雲曰長卿久欲求公  
作畫贊余辭以罪戾之餘久廢筆硯子雲懇祈不獲已爲之旣成  
子雲戲余曰三賦果足以重趙乎余曰三賦足以重趙則子之太  
元果足以重趙乎爲之一笑而散  
長卿有意慕蘭之勇言還故鄉閭里是登景星鳳凰以見爲寵煌  
煌二賦可使趙重

孔北海贊 并序

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  
也而曹操陰賊險狠特鬼蜮之雄者耳其勢決不兩立非公誅操  
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  
意廣訖無成功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  
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兔何足道哉世之稱人豪者才氣各  
有向庠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爲雄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  
啣嗚嗚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姦僞死見直性世  
以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謂才疎意廣豈不悲  
哉操平生畏劉備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已爲喜天若胙漢公使備  
誅操無難也予讀公所作楊四公贊歎曰方操害公復有魯國一  
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乃作孔北海贊曰



晉有羯奴盜賊之靡欺孤如操又羯所耻我書春秋與齊豹齒文  
舉在天雖亡不死我宗若人尚友千祀視公如龍視操如鬼

鬪髑髏贊

黃沙枯鬪髑髏本是桃李面而今不忍看當時恨不見業風相鼓轉  
巧色羨倩盼無師無眼禪看便成一片

李西平畫贊

以吾觀西平王提孤軍自北方赴行在走懷光斬朱泚如反掌及  
其後帥鳳翔與隴右瞰河湟兵益振謀既臧終不能取尋常墮賊  
計因平涼卒罷兵什三將誰之咎在廟堂斬馬劍誅延賞為繡  
不足償覽遺像涕泗滂

醉吟先生畫贊

黃金斟碧玉壺足踏東流水目送西飛鳥擁髻顧影者真子干之  
侍妾奮髯直眎者非列仙之臞儒

忠懿王贊

文武忠懿堂堂如春中有樗里不以示人雷行八區震驚聽聞提  
十五州共為帝民送君者自崖而返以安樂其子孫九萬里則風  
斯在下矣眇大物而成仁

王元之畫像贊 并敘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余嘗三復斯言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如漢汲黯蕭望之李固吳張昭唐魏鄭公狄仁傑皆以身殉義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在色而立於朝則豺狼狐狸自相吞噬故能消禍於未形救危於將亡使皆如公孫丞相張禹胡廣雖累千百緩急豈可望哉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足以追配

此六君子者方是時朝廷清明無大姦慝然公猶不容於中耿耿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於三黜以死有如不幸而處於衆邪之間安危之際則公之所爲必將驚世絕俗使斗筭穿窬之流心破

膽裂豈特如此而已乎始余過蘇州虎丘寺見公之畫像想其遺

風餘烈願爲執鞭而不可得其後爲徐州而公之曾孫汾爲兖州

以公墓碑示余乃追爲之贊以附其家傳云維昔聖賢患莫已知公遇太宗允也其時帝欲用公公不少貶三黜窮山之死靡憾咸平以來獨爲名臣一時之屈萬世之信紛紛鄙夫亦拜公像何以占之有泚其顙公能泚之不能已之茫茫九原愛莫起之

王仲儀真贊

并敘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又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夫所謂世臣者豈特世祿之人而巨室者豈特侈富之家也



哉蓋功烈已著於時德望已信於人譬之喬木封殖愛養自拱把  
 以至於合抱者非一日之故也平居無事商功利課殿寂誠不如  
 新進之士至於緩急之際決大策安大衆呼之則來揮之則散者  
 惟世臣巨室為能余嘉祐中始識懿敏王公於成都其後從事於  
 岐而公自許州移鎮平涼方是時虜大舉犯邊轉運使攝帥事與  
 副總管議不合軍無紀律邊人大恐聲搖三輔及聞公來吏士踴  
 躍傳呼旗旆精明鼓角謹亮虜即日解去公至燕勞將佐而已余  
 然後知老臣宿將其功用蓋如此使新進之士當之雖有韓白之  
 勇良平之奇豈能坐勝默成如此之捷乎熙寧四年秋余將往錢  
 塘見公於私第伏老堂飲酒至暮論及當世事曰吾老矣恐不復  
 見子厚自愛無忘吾言既去二年而公薨又六年乃作公之真贊  
 以遺其子輦詞曰

堂堂魏公配命名祖顯允懿敏維周之虎魏公在朝百度維正懿  
 敏在外有聞無聲高明廣大宜公宜相如木百圍宜宮宜堂天既  
 厚之又富貴之如山如河維安有之彼窶人子既陋且寒終勞永  
 憂莫知其賢曷不觀此佩玉劍履晉公之孫魏公之子

王定國真贊

溫然而澤者道人之腴也凜然而清者詩人之癯也雍容委蛇者



東坡集卷三  
貴介之公子而短小精悍者游俠之徒也人何足以知之此皆其  
膚也若人者秦不驕困不撓而老不枯也

秦少游真贊

以君爲將仕也其服野其行方以君爲將隱也其言文其神曷置  
而不求君不卽卽而求之君不藏以爲將仕將隱者皆不知君者  
也蓋將挈所有而乘所遇以游于世而卒反於其鄉者乎

徐大正真贊

賢哉徐子溫文而毅儒不亂法俠不犯忌求之古人尚論其世登

唐咸通三國之士我非北海安識子義願觀伯符擊戟爲戲

李端叔真贊

龍眠居士畫李端叔東坡老人贊之曰須髮之拳然指字之淵然  
披胸腹之掀然以爲可得而見歟則漠乎其無言以爲不可得而  
見歟則已見畫于龍眠矣嗚呼將爲旣琢之玉以役其天乎其將  
爲不雨之雲以抱其全乎抑將游戲此世而時出於兩者之間也

元華子真贊

方口而髯秀眉覆額示我其華我識其元我來從之目擊道存我  
有陋室茅茨采椽灑掃庭戶窻牖廓然虛空無人願受予言

思無邪齋贊



東坡集卷三十一  
飲食之精草木之華集我丹田我丹所家我丹伊何鈇汞丹砂客  
主相守如巢養鷄培以戊己耕以赤蛇化以丙丁滋以河車乃根  
乃株乃實乃華晝煉于日赫然丹霞夜浴于月皓然素葩金丹自  
成日思無邪

此贊信筆直書不加點定殆是天成非以意造也紹聖元年十月

二十日

### 六觀堂贊

我觀衆生念念爲人晝不見心夜不見身佛言如夢非想非因夢

中常覺孰爲形神我觀衆生終日疑怖土偶不然無罣礙故佛言

如幻永離愛惡飢餐晝餅無有是處我觀衆生起滅不停以是爲故  
乃有死生佛言如泡泡本無成能壞能成雖佛不能我觀衆生顛倒  
已久以光爲無以影爲有佛言光影我亦舉手從此永斷日中狂  
走我觀衆生同游露中對面不見衣沾眼蒙佛言如露一照而通  
蒙者旣滅照者亦空我觀衆生神通自在於電光中建立世界佛  
言如電言發意會佛與衆生了無雜壞垂慈老人嘗作是觀自一  
至六六生千萬生故無窮一故不亂東坡無口孰爲此贊

### 三笑圖贊

彼三十者得意忘言盧胡一笑其樂也天嗟此小童麋鹿狙猿爾



各何知亦復粲然萬生紛綸何鄙何妍各笑其笑未知孰賢

顧愷之畫黃初平牧羊圖贊

先生養生如牧羊放之無何有之鄉止者自止行者行先生超然坐其旁挾策讀書羊不亡化而為石起復僵流涎磨牙笑虎狼先生指呼羊服箱號稱兩工行四方莫隨上林芒屨郎黥門舐地尋

鹽湯

膠西蓋公堂照壁畫贊 并引

陸探微畫師子在閬州甘露寺李衛公鎮浙西所留者筆法奇古

絕不類近世予為甘露寺詩有云波版陸生畫青兒戲盤珊上有

二天人揮手如翔鸞筆墨雖欲盡典刑垂不刊者也熙寧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命工摹置膠西蓋公堂中且贊之云

高其目仰其鼻奮髯吐舌威見齒舞其足前其耳左顧右盼喜見犀雖猛而和蓋其戲置之高堂帝呼顛沛走百鬼嗟乎妙哉古陸子

哉古陸子

韓幹畫馬贊

韓幹之馬四其一在陸驤首奮鬣若有所望頓足而長鳴其一欲涉尻高首下擇所由濟跼踖而未成其二在水前者反顧若以鼻語後者不應欲飲而留行以為鹿馬也則前無羈絡後無箠策以



爲野馬也則隅日聳耳豐臆細尾皆中度程蕭然如賢大夫貴公  
子相與解帶脫帽臨水而濯纓遂欲高舉遠引友麋鹿而終天年  
則不可得矣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而無營

九馬圖贊

并敘

長安薛君紹彭家藏曹將軍九馬圖杜子美所爲作詩者也拳毛  
師子二駿在焉作九馬贊

牧者萬歲繪者惟霸甫爲作誦偉哉九馬姚宋廟堂李郭泊兵帝  
下毛龍以馭羣英我思開元今爲幾日筋骨應圖至三萬疋云何

寂寂佳步山川負鹽挽磨戾累九泉北牡驪黃自以爲至駭其一  
毛乘我千里蹠齧是乘脂蠟其鞭道阻且長喙其永歎

三馬圖贊

并引

元祐初上方閉玉門關謝遣諸太師文彥博宰相呂大防范純仁  
建遣諸生游師雄行邊敕武備師雄至熙河蕃官包順請以所部  
熟戶除邊患師雄許之遂禽獯羌大首領鬼章青宜結以獻百官  
皆賀且遣使告永裕陵時西域貢馬首高八尺龍顛而鳳膺虎脊  
而豹童出東華門入天駟監振鬣長鳴萬馬皆瘖父老縱觀以爲  
未始見也然上方恭默思道八駿在廷未嘗一顧其後圉人起居  
不以時馬有斃者上亦不問明年羗温溪心有良馬不敢進請於



邊吏願以餽太師潞國公詔許之蔣之奇為熙河帥西蕃有貢駿馬汗血者有司以非入貢歲月留其使與馬於邊之奇為請乞不以時入事下禮部軾時為宗伯判其狀云朝廷方却走馬以糞正復汗血亦何所用事遂寢于時兵革不用海內小康馬則不遇矣而人少安軾嘗私請於承議郎李公麟畫當時三駿馬之狀而使鬼童青宜結校之藏於家紹聖四年三月十四日軾在惠州謫居無事閱舊書畫追思一時之事而歎三馬之神駿乃為之贊曰吁鬼童世悍驕奔貳師走嫖姚今在廷服虎貂效天驪立內朝八尺龍神超遙若將西燕昆隆帝念民乃下招籥歸雲逝房妖

李澤六馬圖贊

六馬異態以似為妍畫師何從得所以然相被癢者舉扇見咽方其癢時槁木萬錢絡以金玉非為所便烏乎各適其適以至吾天乎

郭忠恕畫贊 并叙

右張夢得所藏郭忠恕畫山水屋木一幅忠恕字恕先以字行洛陽人少善屬文及史書小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漢湘陰公辟從事與記室董喬爭事謝去周祖召為周易博士國初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爭忿朝堂貶乾州司戶秩滿遂不仕放曠岐雍陝洛間逢



人無貴賤口稱猫遇佳山水輒畱旬日或絕粒不食盛夏暴日中無汗大寒鑿冰而浴尤善畫妙於山水屋木有求者必怒而去意欲畫卽日爲之郭從義鎮岐不延止山亭設絹素粉墨於坐經數月忽乘醉就圖之一角作遠山數峰而已郭氏亦寶之岐有富人子喜畫日給淳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忽先爲畫小童持線車放風鳶引線數丈滿之富家子大怒遂絕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游皆子類也太宗聞其名召赴闕館於內侍省押班竇神與舍忽先長髯而美忽盡去之神與驚問其故曰聊以效蠶神與大怒除國子監主簿出館於太學益縱酒肆言時政頗有謗讟語聞决杖配流登州至齊州臨清謂部送吏曰我逝矣因培地爲穴度可容面俯窺焉而卒藁葬道左後數月故人欲改葬但衣衾存焉蓋屍解也贊曰

長松攬天蒼壁插水憑欄飛觀縹緲誰子空濛寂歷烟雨滅沒忽先在焉呼之或出

石室先生畫竹贊

并敘

與可文翁之後也蜀人猶以石室名其家而與可自謂笑笑先生蓋可謂與道皆逝不留於物者也顧嘗好畫竹客有贊之者曰先生閒居獨笑不已問安所笑笑我非爾物之相物我爾一也先



生又笑笑所笑者笑笑之餘以竹發妙竹亦得風天然而笑

文與可畫贊

友人文與可既歿十四年見其遺墨於呂元鈞之家臨歎之餘輒贊之

竹寒而秀木瘠而壽石醜而文是為三益之友粲乎其可接邈乎其不可囿我懷斯人嗚呼其可復觀也

文與可畫墨竹屏風贊

與可之文其德之糟粕與可之詩其文之毫末詩不能盡溢而為書變而為畫皆詩之餘其詩與文好者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畫

者乎悲夫

戒壇院文與可畫墨竹贊

風梢雨籜上傲冰雹霜根雪節下貫金鐵誰為此君與可姓文惟其有之是以好之

文與可飛白贊

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好奇也歟抑其不試故藝也始余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篆隸也以爲止此矣既沒一年得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風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游絲之縈柳絮裊裊乎其



若流水之舞苕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隘也  
其工至於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  
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嗚呼哀哉

文與可枯木贊

怪木在廷枯柯北走窮猿投壁驚雀八牖居者蒲氏畫者文叟贊  
者蘇子觀者如流

李伯時所畫沐猴馬贊

吾觀沐猴以馬爲戲至使此馬竊銜詭譎沐猴宜馬眞虛也爾

救月圖贊

癡墓鬻肉睥睨天日偉哉黑龍見此蛇服墓死月明龍反其族乘  
雲雲天雨我百穀

東坡過余清虛堂欲揮翰筆誤落紙如蜿蜒狀因點成眼目畫  
缺月其上名救月圖并題此贊偶爾遊戲遂成奇筆王鞏題

捕魚圖贊

苕秀水暖龜魚出戲怒  
作獨蛙無朋寂寞鼓吹孰謂魚樂強羸  
相屠去是嗟口以完長須

偃松屏贊

并引

余爲中山守始食北嶽松膏爲天下觀其木理堅密瘠而不瘁信



植物之英烈也。謫居羅浮山下地煖多松而不識霜雪如高才勝  
人生綺紈家與孤臣孽子有間矣。士踐憂患安知非福。幼子過從  
我南來盡寒松。偃蓋爲護首小屏爲之贊曰  
燕南趙北大茂之麓。天僵雪峯地裂冰谷凜然孤清不能無生。生  
此偉奇北方之精。蒼皮玉骨硃硃鬢鬢方春不知迥寒秀發孺子  
介剛從我炎荒霜中之英以洗我瘴。

三禽圖贊

瓦盎粒食于何不有巢林一枝何苦而鬪

刺豕清音發于高深決然驚起翠羽在林  
俛而飲仰而嚙海運騰搏吾亦無羨

採日月華贊

每日採日月華時不能誦得古人呪語以意撰數句云

我性直有是身本空四大合成與天地通如蓮芭蕉萬竅玲瓏無  
道不入有光必容瞳瞳太陽凡火之雄湛湛明月衆水之宗我爾  
法身何所不充足則取有餘則供取予無心唯道之公各忘其  
身與道俱融

石菖蒲贊

并敘

本草菖蒲味辛溫無毒厚開心補五臟通九竅明耳目久服輕身不



忘延年益心智高志不老注云生石磧上概節者良生下濕地大  
 根者乃是昌陽不可服韓退之進學解云嘗醫師以昌陽引年欲  
 進其稀苓不知退之即以昌陽為菖蒲耶抑謂其似是而非不可  
 以引年也凡草木之生石上者必須微土以附其根如石韋石斛  
 之類雖不待土然去其本處輒隨死惟石菖蒲并石取之濯去泥  
 土漬以清水置盆中可數十年不枯雖不甚茂而節葉堅瘦根須  
 連絡蒼然於几案間久而益可喜也其輕身延年之功既非昌陽  
 之所能及至於忍寒苦安澹泊與清泉白石為伍不待泥土而生  
 者亦豈昌陽之所能髣髴哉余游慈湖山中得數本以石盆養之

置舟中間以文石石英璀璨芬郁意甚愛焉顧恐陸行不能致也

乃以遺九江道士胡洞微使善視之余復過此將問其安否贊曰  
 清且泚惟石與水託於一器養非其地瘠而不死夫孰知其理不  
 如此何以輔五臟而堅髮齒

文助篆贊

世人篆字隸體不除如浙人語終老帶吳安國用筆意在隸削汲  
 冢魯壁用鼓秦山

小篆般若心經贊

草隸用世今千載少而習之手所安如舌於言無揀擇終日應對



惟所問忽然使作大小篆如止行走值墻壁縱復學之能粗通操  
筆欲下仰尋索譬如鸚鵡學人語所習則能否則默心存形聲與  
點畫何暇復求字外意世人初不離世間而欲學出世間法舉足  
動念皆塵垢而以俄頃作禪律禪律若可以作得所不作處安得  
禪善哉李子小篆字其間無篆亦無隸心忘其手手忘筆筆自落  
紙非我使正使忽忽不少暇倏忽千百初無難稽首般若多心經  
請觀何處非般若

黃庭經贊 并敘

元書黃庭內景以贈葆光道師而龍眠居士復爲作經相其辭

而畫余一人像其後筆勢雋妙遂爲希世之寶嗟歎不足故復贊  
之曰

太上虛皇出靈篇黃庭真人舞胎仙稽首兩卿相後前非妙俠侍  
清且妍十有二神服銳堅巍巍堂堂人中天問我何修果此緣是  
心朝空夕了然恐非其人世莫傳殿以一士蒼鶴竊南隨道師歷  
山淵山人迎笑喜我還問誰遣化老龍眠

僧伽贊

一作普  
照土贊

盲人有眼不自知忽然見日晷而舞非謂日月有在亡實自慶我  
眼根在潤濱大士誰不見而有熟視不見者彼豈無眼業郵故以



知見者皆希有若能便作希有見從此成佛如反掌傳摹世間千萬億皆自大士法身出麻田供養東坡贊見者無數悉成佛

阿彌陀佛贊

蘇軾之妻王氏名閏之字季章年四十六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于京師臨終之夕遺言捨所受用使其子邁迨過為畫阿彌陀像紹聖元年六月九日像成奉安于金陵清涼寺贊曰

佛子在時百憂繞臨行一念何由了口誦南無阿彌陀如日出地萬國曉何況自捨所受用畫此圓滿天日表見聞隨喜悉成佛不擇人天與蟲鳥但當常作平等觀本無憂樂與壽夭丈六全身不為大方寸于佛夫豈小乎處是西方閉眼便到無魔境

藥師琉璃光佛贊

佛弟子蘇籥與其妹德不不久不愈其父過母范氏供養祈禱藥師琉璃光佛遂獲痊損其大父軾特為造畫尊像敬拜稽首為之

贊曰

我佛出現時衆生無病惱世界悉琉璃大地皆藥草我今衆穉孺仰佛如翁媪面頤既圓平風末亦除掃弟子籥與德前世衲衣老敬造世尊像壽命仗佛保

傅大士贊



善慧執板南泉作舞借我門槌爲君打鼓

應夢觀音贊

稽首觀音宴坐巖石忽忽夢中應我空寂觀音不來我亦不往水  
在盆中月在天上

觀音贊 并引

輿國浴室院法真大師慧汝傳寶禪月大師貫休所畫十六大阿  
羅漢左朝散郎集賢校理歐陽棐爲其女爲軾子婦者捨所服用  
裝新之軾亦家藏慶州小孟畫觀世音捨爲中尊各作贊一首爲  
亡者追福滅罪

衆生墮八難身心俱喪失惟有一念在能呼觀世音八坑與刀  
猛獸諸毒藥衆苦萃一身呼者常不痛呼者若自痛則必不能呼  
若其了不痛何用呼菩薩當自救痛者不煩觀音力衆生以二故  
一身受衆苦若能真不二則是觀世音八萬四千人同時俱赴救

靜安縣君許氏繡觀音贊

太岳之裔邑于靜安學道求心妙湛自觀觀世音寧不違顏三  
年之後心法自圓聞思修主如日現前心識其容口莫能言發於  
六用以所能傳自手達鍼自鍼進線爲鍼幾何巧歷莫筭鍼若是  
佛佛當千萬若其非佛此相曷緣孰融此二爲不二門拜手敬贊



東坡老人

繡佛贊

凡作佛事各以所有富者以財壯者以力巧者以技辯者以言若無所有各以其心見聞隨喜禮拜贊歎會未及彼一鍼之勞而其獲報等無有二者復緣此得度成佛則此繡者乃是導師

興國寺浴室院六祖畫贊

并敘

予嘉祐初舉進士館於興國浴室老僧德香之院浴室之南有古屋東西壁畫六祖像其東刻木爲樓閣堂宇以障之不見其全而西壁三師皆神宇靖深中空外夷意非知是道者不能爲此書其

上曰蜀僧令宗筆予初不聞宗名而家有僞蜀符詔此文播筆畫相似殆不可辨曰宗豈師播者耶已而問諸蜀父老曰文播漢州人弟曰文曉而令宗其異父弟或曰其表弟也皆善畫山水人物竹石其品在黃筌句龍爽之間而文播之子仁慶尤長於花實羽毛蜀人趙昌所師者予去三十一年而中書舍人彭君器資亦館于是予往見之則院中人無復識予者獨主僧惠汶蓋當時堂上侍者然亦老矣導予觀令宗畫則三祖依然尚在蔭翳間余與器資相顧太息汶曰嘻去是也何有乃徙置所謂樓閣堂宇者北向而出之六師相親如言如笑如以法相授都人聞之觀者日衆汶



乃作欄楯以護之而器資請余爲贊之曰

少林倭壁不以爲礙彌天同輩不以爲泰稽首六師昔晦今明不  
去不來何損何增俯仰屈信三十二年我雖日化其孰能遷之

題王露畫如來出山相贊

頭鬚鬢耳卓朔適從何處來碧色眼有角明星未出萬家閑外道  
天魔猶奏樂錯不錯安得無上菩提成等正覺

東林第一代廣惠禪師真贊

忠臣不畏死故能立天下之大事勇士不顧生故能立天下之大  
名是人於道亦未也特以義重而身輕然猶所立如此而泥於此

三界之萬法不生不老不病不死應物而無情者乎堂堂總公傳

中之龍呼吸爲雲噫欠爲風且置是事聊觀其一戲蓋將拊掌談  
笑不起于坐而使廬山之下化爲梵釋龍天之宮

羅漢贊十六首

第一尊者

正坐歛首扼腕立拂問此夫士爲言爲默默如雷霆言如墻壁非  
言非默百祖是式

第二尊者

旃檀非烟火亦無香是從何生俯仰在亡彈指贊歎善思念之是



一炷香是天人師

第三尊者

我觀西方度無量國諸佛陀耶在我掌握右顧睽然汝則皆西臨  
我所印識道不迷

第四尊者

袖手不言跏趺終日兩首雖舉不用皆寂寂不爲身動不爲人天  
作時兩山川出雲

第五尊者

掌中浮圖舍利所宅放大光明照十方刹檀而藏之了無見聞衆  
所發心與佛皆存

第六尊者

手中竹根所指如意云何不動無意可指食已宴坐便腹果然是  
中空洞以受世間

第七尊者

梵書旁行俛首注視不知有經而況字義佛子云何飽食晝眠勤  
苦功用諸佛亦然

第八尊者

衆生顛倒爲物所轉我轉是珠以一貫萬過現不住未則未來



珠示人孰爲輪廻

第九尊者

柏子庭際正覺妙慧悟最上乘了第一義爲大摩尼傳鷄足衣示現虛寂端坐俛首

第十尊者

半肩磨衲爲誰緩頰彼以誠叩此緣問答佛意元微有覺無爲肉眼執着捧函捕龜

第十一尊者

幻體有累法身無着幻法兩忘圓明寥廓以大願力援諸有情見

聞悉入真妄一真

第十二尊者

長江皎潔可鑑毛髮師心水心一般奇絕目寓波中意若擾龍真機掣電微妙元通

第十三尊者

默坐無說是名妙說月槃芹獻花開子結寶錫一枝中含真機悟此機者處土泉飛

第十四尊者

攝衣跏趺觀此烟穗與我定香本無內外貝葉琅函三乘指南胡



人捧立云誰啟緘

第十五尊者

何去何從叩應感通如響  
杳聲聲寂還空訴者誰  
覺皆有佛性去爾嗔恚  
隨處清淨

第十六尊者

一般心眼兩般見解將人  
我礦烹煉沙汰廓然圓明  
超悟上乘示現慈悲授諸  
有情

白海南歸過清遠峽寶林寺敬贊禪月所畫十八大阿羅漢

第一宣度羅跋羅尊者

白纒存膝貝多在巾目視超然忘經與人面顯百皺不受刀箭無  
心掃除留此殘雪

第二迦諾迦代跏尊者

耆年何老粲然復少我知其心佛不妄笑填喜雖幻笑則非瞋施  
此無憂與無量人

第三迦諾迦跋梨隨聞尊者

揚眉注目拊膝橫拂問此大千爲言爲默默如雷霆言如墻壁非  
言非默百祖是式

第四蘇頌陀尊者



東坡集卷三  
三  
聃耳屬肩綺脰覆顴佛在世時見此耆年開口誦經四十餘齒時  
聞雷電出一彈指

第五諾矩羅尊者

善心爲男其室法喜背癢孰爬有木童子高下適當輕重得宜使  
真童子能如茲乎

第六跋陀羅尊者

美很惡婉自昔所聞不圖其輔有圓者存現六極相代衆生報使  
諸佛子且禰相好

第七迦理迦尊者

佛子三毛髮着與須既去芸其二一則有餘因以示衆物無兩  
遂既得無生則無生死

第八代闍羅弗多尊者

兩眼方用兩手自寂用者注經寂者寄膝二法相忘亦不相捐是  
四句偈在我指端

第九戒博迦尊者

一劫七日刹那三世何念之勤屈指默計屈者已往信者未然孰  
能住此屈伸之間

第十半託迦尊者



垂頭沒肩俛目注視不知有經而況字義佛子云何飽食晝眠勤苦功用諸佛亦然

第十一羅枯羅尊者

面門月滿瞳子電爛示和猛容作威喜觀龍象之姿魚鳥所驚以是幻身為護法城

第十二那伽犀那尊者

以惡駭一作駭一作物如火自焚以信入佛如水自濕低眉捧手為誰虔

恭大一作導一作師無德水火無功

第十三因揭陀尊者

捧經持珠杖則倚肩植杖而起經珠乃閉不行不立不坐不卧問師此時經杖何在

第十四伐那婆斯尊者

六塵既空出入息滅松摧石墮路迷草合逐獸于原得箭一作忘

弓偶然汲水忽然相逢

第十五阿氏多尊者

勞我者暫休我者默如晏如岳鮮不僻淫是哀駘它澹臺滅明名

妍于心得法眼正

第十六注茶託迦尊者



以口說法法不可說以手示人手去法滅生滅之中自一作然真  
常是故我法不離色聲

第十七慶友尊者

以口誦經以手歎一作法是二道塲各自起滅孰知毛竅八萬四  
千皆作佛事說法熾然

第十八賓頭盧尊者

右手持杖左手拊石為手持杖為杖持手寡坐石上安以杖為無  
用之用世人莫知

羅漢贊

左手特經右手引帶為卷為開是義安在已讀則卷未讀則開我  
無所疑其音如雷

唐畫羅漢贊

東坡居士告悟清師昔紹遠上人寶持唐畫十六大阿羅漢如護  
眼目遠上人工今此羅漢在黃梅山常歡喜所子往為我致問常  
公求畫當可得否若彼常公愛而不捨則不可得捨而不愛則  
不可取不愛不捨則取以來旬有八日清師復命且以畫來居士  
升堂普告大眾燒香作禮為遠上人追福滅罪眾問居士是畫羅  
漢有何勝相供養讚歎得何功德當以何等報酬常公居士言是



畫寔無勝相亦無功德彼與我者卽以報之乃作贊云

五更粥熟聞魚鼓起誰語溪邊洗鉢月中歸還君羅漢君收取

水陸法像贊十六首 併引

蓋聞淨名之鉢屬鑿萬口寶積之蓋徧覆千方若知法界本造於心則雖凡夫皆具此理在昔梁武皇帝始作水陸道場以十六名盡三千界用狹而施博事約而理詳後生莫知隨世增廣若使一二而悉數雖至千萬而靡周惟我蜀人頗存古法觀其像設猶有典刑虔召請於三時分上下者八位但能起一念於慈悲之上自然撫四海於俛仰之間軼敬發願心具嚴繪事而大檀越張侯敦

禮樂聞其事廿六結勝緣誦法雲寺法涌禪師善本差擇其徒修

此會永為無礙之施同守不刊之儀軼珥手稽首各為之贊凡十

六首

上八位

一切常住佛陀耶衆

謂此為佛是事理謂此非佛是斷滅相事理既融斷滅亦空佛自現前如日之中

一切常住達摩耶衆

以意為根是謂法塵以佛為體是謂法身風止浪靜非有別水放



爲江河匯爲沼沚

一切常住僧伽耶衆

佛既強名法亦非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惟佛法僧非三非一如

雲出雨如水現日

一切常住大菩薩衆

神智無方解脫無礙以何因緣得大自在障盡願滿反于自然無

始以來亡者復存

一切常住大辟支迦衆

現無佛處爲第一乘如日入時膏火爲燈我說三乘如應病身破

禮辟支即大圓覺

一切常住大阿羅漢衆

大不可知山隨綫移小入無間澡身軍持我雖不能能設此供知

一切人具此妙用

一切五通神仙衆

孰云飛仙高舉違世湛然神凝物不疵癘爲同爲異本自無同契

我無生長生之宗

一切護法龍神衆

外道壞法如刀截風壞者既妄護者亦空偉茲龍神威而不怒示



東坡集卷三十一  
有四友佛之禦侮

下八位

一切官僚吏從衆

至難者君至憂者臣以衆生故現宰官身以難爲易以憂爲樂樂兼萬人既倍衆惡

一切天衆

苦極則修樂極則流禍福無窮糾纏相求遂超欲色至非非想不如一念真發無上

一切阿修羅衆

正念淳想則爲飛行毫釐之差遂墮戰爭以此爲道穴胸隕首是真作家當師子吼

一切人衆

地獄天宮同一念頃涅槃生死同一法性抱寶號窮鑽穴索空今夕何夕當選大雄

一切地獄衆

汝一念起業火熾然非人燔汝乃汝自燔觀法界性起滅電速知惟心造是破地獄

一切餓鬼衆



說食無味涎流妄噉真食無火中虛空覓美從妄生惡亦幻成如  
幻卽離旣飽且寧

一切畜生衆

欲人不知心則有負此念未成角尾已具集我道場一洗濯之盡  
未來劫愧者勿爲

一切六道外者衆

陋劣之極蕩於眇冥胎耶濕化莫從而生聞吾法音颺起雷勒如  
夢覺人不復見夢

馬祖龐公眞贊

南岳坐下一馬四蹄踏殺天下馬後復一老龐一口吸盡西江天  
下是老師脚西江卽渠儂口不知誰踏誰殺何緣自吸自受

曇秀作六

偈述龐公事東坡公讀而首肯之爲書此贊

五祖山長老眞贊

問道白雲端踏着自家底萬心八捧禪一月千江水路逢魔登伽  
石上漫澆水赤土畫簸箕也有第一義誰言川蘓苴具相三十二

磨衲贊 并序

長老佛印大師了元遊京師天子聞其名以高麗所貢磨衲賜之  
客有見而歎曰嗚呼善哉未會有也嘗試與子攝其齋衽循其鉤



東坡集卷三十一  
絡舉而振之則東盡嶠夷西及昧谷南放交趾北屬幽都紛然在  
吾箴孔綫蹊之中矣佛印听然而笑曰甚矣子言之陋也吾以法  
眼視之一一箴孔有無量世界滿中衆生所有毛竅所衣之衣箴  
孔綫蹊悉爲世界如是展轉經八十反吾佛光明之所照與吾君  
聖德之所被如以大海注一毛竅如以大地塞一箴孔曾何嶠夷  
昧谷交趾幽都之足云乎當知此衲非大非小非短非長非重非  
輕非薄非厚非色非空一切世間折膠墮指此衲不寒礫石流金  
此衲不熱五濁流浪此衲不垢劫火洞然此衲不壞云何以有思  
惟心生下劣想於是蜀人蘇軾聞而贊之曰

匣而藏之見衲而不見師衣而不匣見師而不見衲惟師與衲非  
一非兩眇而視之蟣蝨龍象

金山長老寶覺師真贊

望之儼然卽之也温是惟寶覺大士之像因是識師是則非師因  
師識道道亦如是

資福白長老真贊

是是是資福白老子身如空我如爾無一事長歡喜東坡有老  
居士見此真欲擬議未開口落第二有一語畧相似門如市心如  
水



淨因淨照臻老眞贊

淨故能照爲照故淨亦如是身孰知其正四大是假此反爲眞從古聖賢所莫能分視彼如此凡賊皆子喜甲怒乙雖子猶賊人方自我物固相物是故東坡卽此爲實

葆光法師眞贊

嗟夫法師行年四十有四而不知牝牡之欲身居京邑而不營利欲之私體無威容口無文詞頭如蓬華性如鹿麋意之所向雖金石莫隔而鬼神莫逆此所以陟降天門睥睨帝所而終莫能疑者耶

東莞資福堂老栢再生贊

生石首肯笑松肘回是心苟眞金石爲開堂去栢枯其留復生此栢無我誰爲枯榮方其枯時不枯者存一枯一榮皆方便門人皆不聞无礫說法今聞此栢熾然常說

澁長老眞贊

道與之貌天與之形雖同乎人而實無情彼眞清隱何殊丹青日照月明雷動風行夫孰非幻忽然而成此畫清隱可謁兩壙

海月辯公眞贊

并引

錢塘佛者之盛蓋甲天下道德才智之士與夫妄庸巧僞之人雜處其間號爲難齊故於僧職正副之外別補都僧正一員簿帳案



牒奔走將迎之勞專責正副以下而都師總領要畧實以行解表  
衆而已然亦通號爲僧官故高舉遠引山栖絕俗之士不屑爲之  
惟清通端雅外涉世而中遺物者乃任其事蓋亦難矣余通守錢  
塘時海月大師惠辯者實在此位神宇澄穆不見愠喜而緇素悅  
服予固喜從之游時東南多事吏治少暇而余方年壯氣盛不安  
厥官每往見師清坐相對時聞一言則百憂冰解形神俱泰因悟  
莊周所言東郭順子之爲人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  
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蓋師之謂也歟一日師卧疾使  
人請余入山適有所未暇旬餘乃往則師之化四日矣遺言須余  
至乃闔棺趺坐如生頂尚溫也余在黃州夢至西湖上有大殿榜  
曰彌勒下生而故人辯才海月之流皆行道其間師沒後二十一  
年余謫居惠州天竺淨惠師屬參寥子以書遺余曰檀越許與海  
月作真贊久不償此願何也余矍然而起爲說贊曰  
人皆趨世出世者誰入皆遺世世誰爲之爰有大士處此兩間非  
濁非清非律非禪惟是海月都師之式庶復見之衆縛自脫我夢  
西湖天宮化城見兩天竺宛如平生雲披月滿遺象在此誰其贊  
之惟東坡子

辯才大師真贊



余頃年嘗聞妙法於辯才老師今見其畫像乃以所聞者贊之即  
之浮雲無窮去之明月皆同欲知明月所在在汝唾霧之中

參寥子真贊

東坡居士曰維參寥子身寒而道富辯於文而訥於口外廷柔而  
中健武與人無競而好刺譏朋友之過枯形灰心而喜爲感時玩  
物不能忘情之語此余所謂參寥子有不可曉者五也

無名和尚傳贊

道無分成佛無滅生如影外光孰在孰亡如井中空孰虛孰盈無  
名和尚蓋名無名

李伯時作老子新沐圖遺道士蹇拱辰趙郡蘇某見而贊之

一云子  
由作

老聃新沐踰髮于庭其心淡然若忘其形夫子與回見之而驚入  
而問之強使自名曰豈有已哉夫人皆然惟役於人而喪其天其  
人苟忘其天則全四肢百骸孰爲吾纏死生終始孰爲吾遷彼赫赫  
者將爲吾溫彼肅肅者將爲吾寒一溫一寒交而萬物生焉物皆  
賴之而況吾身乎溫爲吾和寒爲吾堅忽乎不知而更千萬年葆  
光志之夫非養生之根乎

清都謝道士真贊



謝道士生丙子真一存長不死欲識清都面目一江春水東流滔  
滔直入滄海大至蓬萊頂頭

醴泉觀真靖崇教大師真贊

北方有神君出內闕與民被髮拊劍馭兩靈國之東南福其庭注  
然天醪涌其冷汰選妙士守籥扁脩然真靖有典刑堦間三出杳  
而清何必控鯉浮南溟

光道人真贊 字晏然

海口山觀犀顛鶴肩定眼水止秀眉月弦自一而兩至百億千卽  
妄而真是真晏然

玉巖隱居陽行先真贊

道不二德不孤無人所有有人所無世之所爭者五天齋其三而  
昇其二是以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也

偈

送僧應託偈

蘇壽明巢穀僧應託與東坡居士皆道人也會于黃岡將之廬山  
作偈送之

一般口眼兩般腸肚認取鄉人聞早歸去

靈感觀音偈 并引



或問居士佛無不在云何僧榮所常供眷觀世音像獨稱靈感居士答言譬如靜夜天清無雲我目無病未有舉頭而不見月今此畫像方其畫時不適清淨又此僧榮方供養時秉心端嚴不入諸相無有我人衆生壽者則觀世音廓然自現爾時居士作此言已心開形解隨其所得而說偈言

夫物芸芸各升其英爲天蒼蒼爲日月星無在不在容光則明矧我大士淵兮淨聖妙湛生光卽光爲形亭亭空中靡所倚憑眷此幻身如鬼如氓生則囿物軒昂權衡地所不載而能空行滅則蕩空附離四生不可控搏矧此亭亭涕淚請救搏頰頓纓如月下照

著心寒清不因脩爲得法眼淨碎身微塵莫報聖靈

無名和尚頌觀音偈 徐因饒州人

我觀諸佛及菩薩皆以六塵作佛事雖有妙智如觀音根性亦自聞思復佛子流蕩無始劫未空言語文字性譬如多財石季倫知財爲害不早散手插金寶棄溝壑不如施與貧病者纍纍三百五十珠持與觀音作纓絡

送壽聖聰長老偈 并敘

佛說作止任滅是謂四病如我所說亦是諸佛四病法門我今亦作亦止亦任亦滅滅則無作作則無止止則無任任則無滅是四



法門更相掃除火出木盡灰飛煙滅如佛所說不作不止不任不滅是則滅病否卽任病如我所說亦作亦止亦任亦滅是則作病否卽止病我與佛說旣同是法亦同是病昔維摩詰默然無語以對文殊而舍利弗亦復默然以對天女此二人者何有差別我以是知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時長老聽師自筠來黃復歸於筠東坡居士爲說偈言

珍重聖壽師聽我迭行偈願閱諸有情不斷一切法人言眼睛上一物不可住我謂如虛空何物住不得我亦非然我而不然彼義然則兩皆然否則無然者

朱壽昌梁武懺贊并敘

我觀世間諸得道者多因苦惱苦惱之極無所告訴則吁父母父母不聞仰而呼天天不能救則當歸命於佛世尊佛以大悲方便開示令知諸苦以愛爲本得愛則喜犯愛則怒失愛則悲傷愛則懼而此愛根何所從生展轉觀察愛盡苦滅得安樂處諸佛亦言愛別離苦父母離別其苦無量於離別中生離最苦有長大者曰朱壽昌生及七歲而母捨去長大懷思涕泣追求刺血寫經禮佛懺悔四十餘年乃見其母念報佛恩欲度衆苦觀諸教門切近周至莫如梁武所說懺悔文旣繁重旨亦淵秘一切衆生有不能了



乃以韻語諧諸音律使一切人歌詠讚歎獲福無量時有居士蜀人蘇軾見聞隨喜而說偈曰

長者失母常自念言母本生我我生母去有我無母不如無我譬以此身出生入死母若不見我亦隨盡在衆人中猶如狂人終日皇皇四十餘年乃見其母我初不記母之長短大小肥瘠云何一見便知是母母子天性自然冥契如磁石鍼不謀而合我未見母不求何獲既見母已卽無所求諸爲子等歌詠懺文旣懺罪已當求佛道如我所說惟求母觀

玉石偈

嘻嘻呀呀三伏中草木生煙地生火遺君玉石是有八願君置之白石盆注以碧蘆井中泉遺君肝肺涼如水熱惱旣除心自定當觀日相無去來終至折膠熱流金是我法身二呼吸寒人者冰熱人火冰火初不自寒熱一切世間我四大畢竟誰爲寒熱者願以法水浸摩尼當觀此石如瓦礫

地獄變相偈

我聞吳道子初作鄴都變都人懼罪業兩月罷屠宰此畫無實相筆墨假合成譬如說食飽何從生怖汗乃知法界性一切惟心造若人了此言地獄目破碎



十二時中偈

十二時中常切覺察遮箇是什麼十二月二十日自泗守席上回  
忽然夢得箇消息乃作偈曰

百滾油鑊裏恣把心肝爍遮箇在其中不寒亦不熱似則是似是  
則未是不唯遮箇不寒熱那箇也不寒熱咄甚叫做遮箇那箇

無相庵偈

出庵見庵入庵見圓問此圓相何所因起非土非木亦非虛空求  
此圓相了不可得乃至無有無有亦無是中有相各大圓覺是佛  
心也是諸魔種

送海印禪師偈

海印禪師紀公將赴峨眉往別太子少保趙公於三衢公以三詩  
贈行復枉道過某於齊安亦求一偈公以元臣大老功成而歸某  
以非才竊祿得罪而去禪師道眼了無分別迺知法界海惠照了  
萬殊大小從橫不相留礙直從巴峽逢僧宴道到東坡別紀公當  
時半破峨眉月還在平羌江水中請以此偈附于三詩之末

南屏激水偈

水激之高如所從來屈伸杓報盡而止止不先平於以觀法  
觀藏真畫布袋和尚像偈



身劫身名三  
柱杖指天布袋着地掉却數珠好一覺睡

木峰偈

元豐七年臘月朔日東坡居士過臨淮謁普照王塔過襄師房觀  
所藏佛骨舍利捨山木一峰供養乃說偈言  
朽然無根生意永斷劫火洞然為君作炭

寒熱偈

今歲大熱八十餘日物我同病是熱非虛方其熱時謂不復涼及  
其既涼熱復安在凡此寒熱更相顯見熱既無有涼從何立令我  
又復認此為涼後日更涼此還是熱畢竟寒熱為無為有如此分

別皆是眾生客塵浮想以此為達無有是處使謂為迷則又不可  
如火燒木從木成炭從炭成灰為灰不已了無一物當以此偈更  
問予由僕在黃州戲書為江夏李樂道持去後七年復相見京師  
出此書茫然如夢中語也元祐戊辰六年三月三日

佛心鑑偈

軾第三子過黃鳥銅鑑圓徑數寸光明洞澈元豐八年十一月二  
日游登州延洪禪院院僧文泰方造釋迦文像乃捨為佛心鑑且  
說偈云

鑒中面像熱時火無我無造無受者心花發明照十方還度如是



常法衆

戲荅佛印偈

百千燈作一燈光盡是恒沙妙法王是故東坡不敢惜借君四大作禪床

養生偈

閑邪存誠練氣養精一存一明一練一清清明乃極丹元乃生坎離乃交梨棗乃成中夜危坐服此四藥一藥一至到極則處幾費千息閑之廓然存之卓然養之郁然煉之赫然守之以一成之以久功在一日何遲之有

易曰閑邪存其誠詳味此字知邪中有誠無非邪者閑亦邪也至於無所閑乃見其誠者幻滅乃滅故非幻不滅

王晉卿前生圖偈

王晉卿得破墨三昧又嘗聞祖師第一義故畫刑和璞房次律論前生圖以寄其高趣東坡居士既作破琴詩記夢異矣復說偈言前夢後夢真是一此幻彼幻非有二王好長松水石間更憶前身後身事

東坡居士過龍光求大竹作扇輿得兩竿時南華珪首座方受請爲此山長老乃留一偈院中須其至授之以爲他時語



錄中第一問

砍得龍光竹兩竿持歸嶺北萬人看竹中一點曹溪水漲起西江  
十八灘

南華長老寵示四頌事忙只還一偈

宿業相纏四十年常行八棒十三禪今着衲衣歸玉局可憐化作

五通仙

